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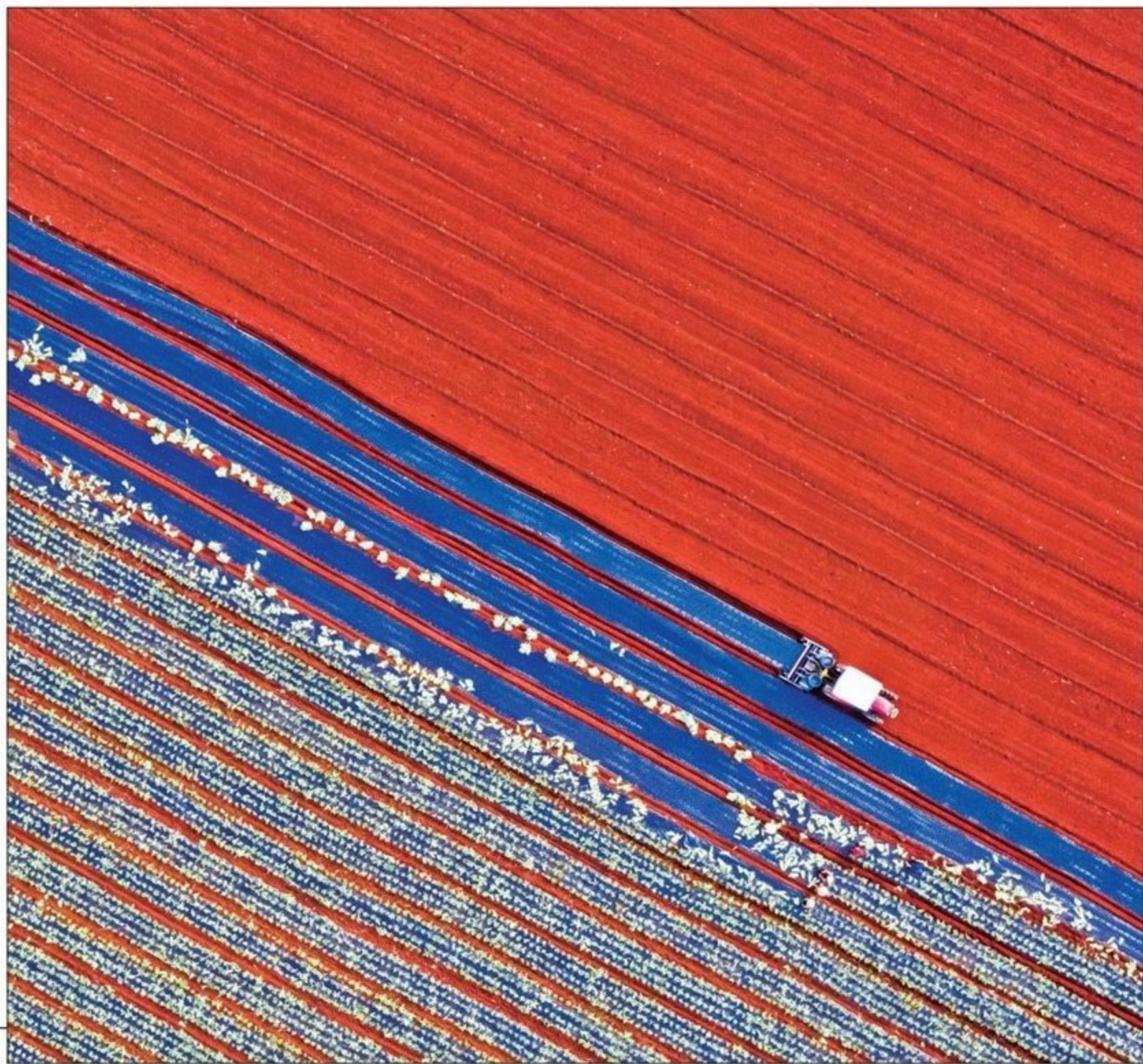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 听洪素手弹琴

■ 那个摔倒了200多万次的人

■ 无数心花发桃李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20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45期 十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雕刻岁月

◎尤 今

读到一篇短文，作者提及他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玉雕龙舟，当他为这件艺术品的鬼斧神工啧啧欣赏时，他同时也为雕刻者的命运发出同情的哀叹。

他认为，一刀一刀地耗损人生的许多岁月来慢慢完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其实是很残忍的。原因是：把一个有才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深锁在一间工作室里，只安排一件事情给他做，年轻人青春正茂的世界，会因此而变得狭窄和黑暗。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非鱼，亦知鱼之乐。

一件完美的雕刻品，必定包含着雕刻者那一股铁杵磨成针的毅力、那一种吸纳

各家之长为技艺的努力、那一份凝聚万千意志于十指的专注，还有，缺一不可的自信与自重。

当雕刻者刻下第一刀时，他也许正是青丝满头、意气风发的少年，完成最后一刀时，他或许已变成动作迟缓且两鬓斑白的老者；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实际上，他雕刻的不是物品，而是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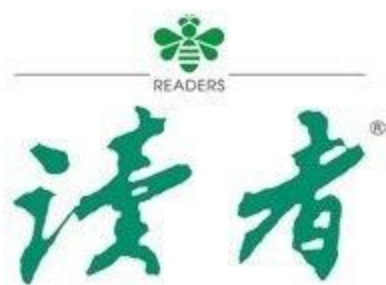
当他把原始平凡的材料转化成匠心独具的艺术品时，他也将一种惊天动地的美雕刻进了永垂不朽的岁月。

他的世界，不狭窄、不黑暗，相反，明亮如阳光、辽阔如宇宙。

（蔷薇摘自海天出版社《走路的云》一书）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锦 李艳凌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周广挥 马逸尘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蕊 2130159 雷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钊 2130273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20期 (总第745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58 那个年代,大家为什么爱去法国留学 尤蕾

文苑

1 雕刻岁月 尤今

4 听洪素手弹琴 东君

15 万物入心 周春梅

29 年老的画家 达伦·波克

38 且将一生草木染 方蕾

68 绝盗 冯骥才

72 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陈年喜

人物

21 巴金的“禁区” 崔鹤同

24 “驯服”炸药的人 田亮

32 “50后”UP主的诗与远方 许晓迪

杂谈

22 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 余华

28 “做完”就好 刘荒田

31 人生的真相 林清玄

40 新冠疫情与外星人 刘慈欣

47 看脸时代 青丝

55 假作真时真亦假 蒋曼

56 没有天赋怎么办 冯唐

话题

12 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 罗振宇

42 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施一公

62 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分配 庄小哥

人生

10 轮回 范姜珊

16 那个摔倒了200多万次的人 马宇平

20 “对不起”的标准回复 爱玛胡

35 关于父亲的几件事 林特特

46 这么苦,不爱谁坚持得下去 张天翼

52 老屋窗口 余秋雨

61 看好碗,再倒水 宋贞渊

61 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 李录

人生

- 64 外婆家，外公家 啤桃

生活

- 8 我们都是这样挣扎的 陈赛
14 一个骗子带来的成长教育 苗炜
30 我是怎么变外向的 陈海贤
34 欲望设计者 狄青
39 只要还有小笼包 蓬山
48 有鞋穿的人，不会光着脚 脆皮先生
67 这不是最佳方案，可我们都不后悔 阿图·葛文德

文明

- 27 无数心花发桃李 叶嘉莹
45 一慌张你就输了 张天骄
57 博物馆为什么不让拍照 科普中国
66 奥运叙事 吕品

悦读

- 19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0 猴子虽小 李加凌

意林

- 7 风吹过去就产生了万物和花朵 顾城
23 小说的妙用 艾伟
41 超拔 陈仲义
65 耳得为声 草予

点滴

- 11 莫听穿林打叶声 徐皓峰
49 下班路上 许立志
63 夜 约翰·缪尔
69 活味 郭华悦

互动

- 70 从《读者》里找歌词创作灵感 赵安华
71 “《读者》光明行动”(97)

封面

丰年 (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话 (0931)2130258
传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任 温彬 2130321
副主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自营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A 面

夏日的某个礼拜六，徐三白奉师命飞赴上海，看望师妹洪素手。徐三白的老师顾樵先生还特意让他带去了一张古琴。

洪素手的公寓在离地铁站不远的一个小区。房间内陈设简朴，让徐三白感觉奇怪的是，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蜘蛛侠玩具和图片。

屋子小，有些闷热。洪素手建议徐三白到阳台上吹吹风。他们并肩站着，弹琴似的抚弄着栏杆，沉默了许久。

徐三白问：“回到南方后，还有没有弹琴？”

洪素手说：“带了一张琴，但一直没弹。北方天气干燥，琴到了南方，声音便有些发闷，我也就没有心思弹了。我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打字员，同事们都夸我打字速度快，手势也很好看，我没敢告诉他们我是学过琴的，怕污了先生的名声。”

徐三白说：“顾先生一直很惦念你，这次特地让我带来了一张古琴。这张琴，先生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先生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修补了一遍。”

洪素手的双手突然不动了，月光下，她凝视着自己的手指，久久不说话。

B 面

因为手指纤长，洪素手十六岁时，被父亲送到顾樵先生的亦樵山馆学琴。洪素手打小孤僻，不爱说话，只喜欢抚



听洪素手弹琴

—— ● 东 君 ——

琴。琴人当中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古琴难学易忘不中听。可洪素手喜欢的恰恰就是这些特性。因为不中听，所以无人听，一个人静静地弹，这样不是更合心意吗？

有一天，洪素手弹完一曲，顾先生忽然流下了泪水。顾先生对别的弟子说：“我已经找到传人了。”洪素手在顾

先生家学琴，只在顾先生家弹琴，挪个地方，她就弹不了。而且，换一张别的斫琴手做的琴，她也不能弹。洪素手弹琴，只给先生或自己听。顾先生常常叹息：“我弹琴的技艺已经有了传人，但斫琴的手艺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人。”

有一天，大木师傅老徐和



他的儿子拉来一卡车木头。老徐让小徐把木头搬下来，请顾樵先生挑选。老徐跟顾先生谈价钱的时候，小徐听到屋子里传来悠悠的琴声。他绕过一条走廊，在一个窗口坐了下来。

老徐跟顾先生结了账，回头找小徐，发现他竟坐在窗口发痴，就笑呵呵地对顾先生说：“我儿子听醉了，你现在拉他也不走。”

顾先生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老徐说：“徐三白。”老徐喊了几声“三白”，徐三白也没应声。

顾先生说：“他既然不想走，你就让他留下，我收他为徒。”

老徐听了，面露喜色，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说：“既然如此，我就不收你买木头的钱了。”

顾先生先教徐三白的，不是弹琴，而是斫琴。一开始，顾先生也没有正式教他斫琴的原理，只是让他每天去山里听流水潺潺。徐三白枕着石头，听着听着，不觉间又醉了。徐三白从山上下来，顾先生对他说：“琴和水本质上是一样的。一张好的琴放在那里，你感觉它是流动的。琴有九德，跟水有很大的关系。你只有把水的道理琢磨透了，才可以斫琴。”

一年后，徐三白在师父的精心指点下，给洪素手做了一张琴，琴声不散不浮，也能入木。顾先生说，他果然没看走眼，这斫琴传人像是平白捡得的。

一天中午，洪素手在顾先生家吃饭。吃着吃着，哭了起来，撂下饭碗，来到琴房，弹了一曲。徐三白跟了过去，听完，压低声音问：“是谁过世了吗？”洪素手说：“刚有人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我爸爸快不行了。”

口头西斜的时候，洪素手呆呆望着西边的天空，仿佛有什么坏消息会从那个方向传来。果然，医院打来电话，说她父亲已经走了。洪素手放下电话，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后在琴桌前坐下。一个人，慢慢将气息调匀了。弦动，琴体随之振动，身体里的那根弦仿佛也在静静地应和着。对她来说，父亲之死其实是母亲之死的延续，也是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种悲伤的延续。

父亲去世后，洪素手试着去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结果都一样，高不成，低不就。顾先生就让她搬过来居住，他膝下无子，因此就把她当女儿一般看待。自此，洪素手就安心在山馆练琴。她很少出门，身上几乎没有一点凡尘的气息。

顾先生跟洪素手不同，他常常外出献艺，最常去的地方是老唐家。老唐退休多年，喜欢听琴。每隔三天，他就请顾先生过去弹琴。

琴之为物，对道士来说，是道器，对和尚来说，是法器，对顾先生来说，当然是乐器，但在老唐眼中，琴就是一种医疗保健用品。老唐患有老年抑郁症，医生建议他闲时多听琴。有一回，他在公园偶然

听到顾先生弹琴，就感觉古琴能让他入静，像是把他内心的皱褶一点点抚平了。

弹琴过后照例是谈话。老唐常常跟顾先生说起自己的儿子。老唐的儿子做生意，因为有闲钱，也喜欢收藏。

有一回，老唐在儿子家顺手翻出一张黄纸，展开发现是一份古代的琴谱，就把顾先生叫来。顾先生浏览了一遍，说是明代的一份野谱，高人所作。老唐立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十分豪爽地把琴谱送给了顾先生。顾先生后来逢人就提起他与老唐的这段交情，仿佛高山流水，是可以长久的。

后来，顾先生要买下被侄子败掉的祖业，但钱不够，就想向老唐借钱。电话打过去，却得知，老唐突发疾病去世了。

顾先生听到噩耗，感慨万千，抱着琴来到老唐的灵堂前，弹了一曲《忆故人》。老唐的儿子唐老板听毕，泫然泪下，说：“我要在这里住满七七四十九天，以后你有空，就照例过来，弹琴给我听。如果我不在，你就对着我爹的遗像弹。我给你付钱。”

顾先生说：“好。”

没过几天，顾先生签了买房协议，打过预付款之后，就雇来一班民工，开始施工。那些民工白天干活，晚上就打地铺住下。有个叫小翟的民工，是徐三白的老乡，也是顾先生的老乡，顾先生常把他叫过来聊天，问些家乡的消息。小翟不善言谈，却擅长手谈。下围



棋，先是徐三白输给他，后来连顾先生也输给他。输了子，顾先生打量着小翟的手说，你的手长得好，天生就是执“子”之手，却偏偏要拿锤子和铁锹，可惜。

有一回，顾先生跟小翟下围棋时，洪素手就在一边静静地弹琴。一曲弹完，顾先生说：“这孩子从来不给外人弹琴，唯独你是例外。”小翟走后，徐三白来到洪素手身边，似有心若无意地问了一句：“你怎么老是对着那个小翟笑咪咪的？”洪素手低下头说：“他微笑的样子跟我爸爸年轻时很像。”

老唐“三七”那天，顾先生又抱琴去了唐老板家。一曲弹毕，他刚微微闭上眼睛，唐老板忽然发问：“听说你有个女弟子，弹得一手好琴？”顾先生慢声应道：“是的。”唐老板说：“这样吧，往后你就带那位女弟子过来弹琴。”顾先生说：“她离开了我的山馆就不会弹了。”唐老板说：“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妙人儿？那我可得去你的山馆瞧瞧了。”

唐老板说来就来了。他是晚饭后来的，身上还带着一股浓重的酒气。

“你那个女弟子，叫什么来着？洪素手。洪素手，嗯，听这名字就知道她是块弹琴的料。今天我满耳朵都是聒噪的声音，忽然想听听洪素手弹琴，顺便看看，她是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风清月白。”

洪素手来了，低着头，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唐老板问：“会弹什么曲子？”洪素手

不作声。顾先生在旁指点说：“你就弹一曲《酒狂》吧。”洪素手依旧不作声。徐三白在旁插话说：“像小翟那样的乡下人你都可以弹琴给他听，为什么就不给唐老板弹？”这一说，唐老板的嘴角冷不防抽搐了一下：“你以为我没文化？实话告诉你，我可是读过MBA的。”顾先生见唐老板脸上青筋猛暴，赶紧上来打圆场说：“这孩子像石头一样顽固，也像石头一样带棱角。你看看，连我也拿她没法子。”唐老板对顾先生说：“我家中有一张明代的古琴。如果小姑娘愿意给我弹一曲，我立马派人把这张琴送过来，做你们琴馆的镇馆之宝。”洪素手却仍旧把脑袋偏向一侧，一副断然拒绝的样子。唐老板大手一挥说：“我把这么值钱的一张古琴送出手，你还不领情？！”说这话时，唐老板身上的酒气猛扑过来，洪素手下意识地退后几步，用手捂住了鼻子。唐老板打了个酒嗝说：“怎么？你嫌老子身上的酒气？弹琴的人就是清高。”说着，他上前就把洪素手捂在鼻子上的手拽开。

那一刻，民工小翟风也似的从外面看热闹的人群中冲过来，一拳击中唐老板的下巴，把他打了个趔趄。屋子里顿时闹成了一团。纷乱中，小翟拉着洪素手，拨开人群，跑出了山馆。

A面

徐三白联系到洪素手是一年以后的事了。那天，他无意间搜索到一个名叫“紫衣白

领”的女子的博客，上面发的一些早年学琴的感想，徐三白很快就从那文字间捕捉到洪素手的点滴信息。几番死缠硬磨，徐三白要到了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果然是洪素手的声音。就这样，他带着顾先生的嘱托来了。

昨晚他们在阳台上站了很长时间，今晚吃过饭后，他们无处可去，又回到了这里。洪素手熄灭了房间里的灯，搬来两张椅子。四周一片幽暗沉寂。洪素手忽然指着对面的窗户说：“那天我亲眼看见有人从那个窗口坠落，他很平静地落下，没有发出一声呼喊。”

一个月前，有个擦窗户的清洁工从那里意外坠落。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洪素手说：“只有我知道，他生前还有个外号，叫‘蜘蛛侠’。”

徐三白说：“你这么一说，我就隐隐感到，你收藏的那些蜘蛛侠玩具和图片似乎与这个人有什么关联。”

“是的，”洪素手带着回忆的口吻说，“有一天，嗯，我就是在这个房间的窗前坐着，他突然从天而降，把头探过来，朝我扮了个鬼脸，然后就在我的玻璃窗上写下了五个字：我是蜘蛛侠。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可是，我不明白，‘蜘蛛侠’竟然也会坠楼。”

徐三白打了个寒噤。

“你是醉了，还是醒着？”洪素手忽然发问。

“我醒着呢，但我很想听



你弹一次琴，醉上一回。”徐三白说，“我现在就去宾馆把琴取来。”

没过多久，徐三白就抱着琴过来了。让徐三白遗憾的是，洪素手没有弹出让他醉心的曲子来。

沉默良久，洪素手突然睁大了眼睛问：“你知道那个坠楼的擦窗工是谁吗？他就是我的丈夫小瞿。”

洪素手把脸转向一边，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我爱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往后的日子里，唯一能带给我希望的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等他长大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爸爸不是擦窗工，而是能拯救世界的蜘蛛侠。”说着，她将手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

从她沉静、安详的表情可以看出，那里面，沉睡着一个被温情浸润的孩子。徐三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既惊且喜的神色。他把目光从她腹部移开，

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久久不语。洪素手明白他的意思，缓缓坐下，弹了一曲《忆故人》。弹着弹着，似乎手指也变得鲜活了，如同鱼游进水里。在徐三白看来，洪素手的手上有一层泪光似的柔和的东西。

此后几天，徐三白都没过来。一天傍晚，徐三白回到宾馆，前台服务员拦住他，说有位女士要把钥匙转交给他，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样东西放在家里，让他亲自去取。

徐三白快步来到洪素手的寓所。打开门，洪素手已经搬走了。墙壁上的“蜘蛛侠”全都消失不见了，只有靠床头的地方还贴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没有人，只有一张琴桌，上面有几片鲜红欲燃的枫叶，琴桌上方是一片向前伸展的芭蕉叶，叶下有一只蜘蛛悬垂着，连纤细的蛛丝都清晰可见。徐三白收回目光，看见桌上搁着

他亲手带来的那张古琴，下面留有一张字条，写着：徐三白收。他在地板上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抱着那张琴，退出屋子。关门之前，他又忍不住朝里看了一眼，一缕淡而亮的光线从薄纱窗帘间照进来，整个房间素净得像没有住过人，以致他疑心自己与洪素手的见面只是一场幻觉。

B 面

半个月后，顾樵先生收到弟子徐三白寄来的一盒磁带，他拉上窗帘，把磁带放进录音机，静静地坐在那儿。录音机里响起了淡远的琴声。他依稀看到洪素手的手在滚拂，渐渐地，她的手化成了流水，化成了烟，向远处飘去。

一曲终了时，他看见自己在流泪，他看见自己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

（依 笑摘自现代出版社《1978—201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一书，本刊节选，刘璇图）

风吹过去就产生了万物和花朵

●顾城

生命是闪耀的此刻，不是过程，就像芳香不需要道路一样。美是唯一的真实，当它到来时，一切都形同虚设。

我感觉最明澈的时候，我像成了空空的走廊，风吹过去，在另一边就产生了花朵和万物。

那是一个多好的晚上，云像鸟一样睡觉，夜深蓝深蓝。告别的时候天快亮了，高高的麦地有一层层清晖，像等待拉开的窗帘。鸟一声声叫，树一点点高，你不知道你有多美。

（枫林晚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顾城哲思录》一书，汪钰元图）





我们都是这样挣扎的

◎陈 赛

1

一个下雨天，一个小男孩跟着祖母坐上一辆巴士，他们要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不过目的地不是什么遥远的奇妙国度，而是真的终点站——市场街。

满心不情愿的小男孩，在祖母温柔且充满想象力的指引下，开始“看”到日常生活中隐藏的风景：一棵正在用吸管喝水的大树，一辆会喷火的老巴士，一位会变魔术的司机……

一段再平凡不过的旅途，每一个上车的乘客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全身覆盖了文身的光头男人，一个抱着一罐子蝴蝶的老婆婆，一个彬彬有礼的盲人和他的斑点狗，一个抱着吉他的歌手……

小男孩羡慕别人的私家车，祖母告诉他，他坐的老巴士充满了魔法；小男孩羡慕别人的耳机，祖母告诉他，他的对面就坐着一位演奏家。在广告铺天盖地的消费社会里，孩子们一个个无师自通，学会了如何索取更多：“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而这位老祖母提醒他：“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

这样一本小小的绘本，完美地解释了如今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抗逆力。

这是一个源自物理学的概念——某些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会发生变形，但当外力撤除后，便能恢复原状。人的心理也一样，在遇到变故或身处逆境时，人最常见的反应不是被击垮，而是迅速恢复，通常不超过几个月就能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这种理论强调人并不是危机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积

极主动的应对能力，并且，在应对的过程中，能调动本身的心理能力以及社会支持系统，激发出应对的心理效应和行为模式。

2

关于人生的负性事件，传统心理学一贯的焦点都在“脆弱”上，调查那些会引发心理创伤、导致不幸结果的负面因





素。但对“抗逆力”的研究开启了对负性事件中“保护性”因素的研究：从一个人的背景或者个性中寻找那些令他在逆境中重生的积极因素。

1989年，美国心理学家埃米·沃纳发表了一份针对638个儿童（夏威夷的考艾岛），从他们出生开始到32岁之间，长达32年的纵向跟踪调查。她监控了一切可能的压力源头：母亲孕期的压力、贫困以及各种家庭问题，比如有酗酒或心理健康问题的父母。

其中2/3的孩子家庭背景安全稳定，1/3的孩子则被认为家庭背景“有风险”。但埃米·沃纳发现，在这些风险人群中，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以同样的方式应对压力——其中2/3的孩子的确在10岁左右出现了严重的学习或行为问题，或者在18岁之前出现犯罪记录、精神障碍、怀孕等情况；但还有1/3的孩子长成了“能干、自信、有爱”的成年人。他们善于发现和利用人生中的各种新机会，并获得了学业、家庭以及社会上的成功。

这些同样成长于风险家庭的孩子，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风景。他们和那些走向负面的孩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埃米·沃纳认为，除了运气，还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抗逆力”。

第一，是否有一个有支持性的照顾者。

那些来自风险家庭，但最终能够从负能量里走出来的孩

子，大都有一位能无条件接纳他们的照顾者，这个人可以是父母、祖父母、哥哥姐姐或者其他某个类似人生导师的人物。孩子与这种照顾者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感联系，就像《市场街最后一站》中的那位祖母。

其实，这位祖母是这本书的插画作者克里斯蒂安·鲁滨孙以自己的外祖母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克里斯蒂安·鲁滨孙就属于出生于底层社会的那1/3的孩子。母亲吸毒，是监狱的常客，他和哥哥都是由外祖母养大，是外祖母让他们拥有一个叫作“家”的地方，也是外祖母教会他们要如何珍惜、如何创造。

鲁滨孙从小喜欢画画，对他而言，画画可以让他靠自己创造出一个他愿意看到、可以掌控的世界。

第二，孩子的心理特质，以及应对环境的方式。

“抗逆力”强的孩子常常有比较强的个性，独立自主，愿意寻求新的经验，有比较正向的社会导向，也愿意跟家人之外的人交流互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抗逆力”强的孩子拥有心理学上所谓的“内部控制点”。

“控制点”是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中的概念，指人们的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控制（内部控制点），或其他外部力量的控制（外部控制点）。拥有内部控制点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命运的主

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抗逆力”，其实就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无法控制问题，但可以控制自己对问题的反应。就像约翰·列侬在一首歌中唱的，命运随时可以打乱你整个人生，但只要你积极主动地应对，你对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控制权。

3

在一次采访中，《市场街最后一站》的文字作者马特·德拉培尼亚这样回答我对这个故事结局的质疑——巴士的终点站，也就是祖孙俩的目的地，是一个给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开设的爱心厨房，那个厨房被描绘得美丽而温暖，宛如天堂，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事实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世界都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到处都是悲伤。在《市场街最后一站》里，我只是想说，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上，你仍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看丑陋的一面，或者，你努力去发现美好的一面。

“即使到故事结束，我都不觉得小男孩是被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奶奶只是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让他朝着美好的一面走了一步。即使日后他长大了，娶了美丽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孩子，也许他还会有同样的挣扎——如何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我们都是这样挣扎的。”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勾犇图）

轮回

●范姜珊



在医科院校读书，免不了去临床实习，而我去的第一个科室就是手术室。

带我的张老师是护理团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护士，他年长我几岁，却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刚进科室的时候，我还不适应周围的环境，张老师耐心地给我讲解日常工作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帮我渐渐熟悉了手术室的环境。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开始尝试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手术室工作繁忙，我经常在工作结束后，双腿酸困，疲惫不堪，张老师却

笑称自己早已被磨炼成铁人。我也不止一次问过他，为什么执意留在这里工作，而他总是笑而不语。

元旦前的一个夜晚，是我和张老师的夜班，也是我在科室待的最后一天。正值北方寒冷之际，我迎着漫天飞雪快步走向医院。到医院后，我拍了拍身上的雪，抬头看见张老师已经精神抖擞地站在门口等我，不禁在心里感叹：“他怎么一直都这么有精神！”

这天晚上，来了一位需要抢救的病人，初步诊断为急性

脑出血，急需进行开颅手术。我们立刻开始做术前准备，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和护士都在与时间赛跑。手术开始后，电锯“吱吱”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骨屑的味道，病人的颅骨被打开……初入医院的我对这“血腥”的场面感到不适，转身走了出来。

站在走廊里，我捂着胸口深呼吸，转头看到张老师火急火燎地朝我走来，他边对我招手边说道：“有个任务，你得和我一起，边走边说吧。”我疑惑地跟着他往外走，听他和我：“临时抢救的手术，咱们要出去把病人的随身衣物带给家属。”我不以为然地说：“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不就好了？”张老师看了看我，没有再多说，我们就这样沉默着继续往前走。

当手术室的大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愣住了。左边是一对身穿婚纱礼服的新人，坐在等待区掩面哭泣；右边站着一名焦急踱步的中年男子，坐在他后面的老妇不停地搓着双手，不时地朝手术室里张望。张老师低声和我解释道：“在里面开颅的阿姨，是在她儿子的婚礼上突发疾病的，还是个单亲妈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却发生这样的事。右边的家属是里面做剖宫产的那位的，老婆早产，还是第一胎……”话没说完，就听到手术室里传来消息，剖宫产手术很顺利，母子平安。右边的中年男子听到之后先是一愣，然后激动地转过身对一位老妇说：“妈，太好了！母



人很容易放弃自己所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容易住进地下室。

一位同学在地下室跟一位女生相依为命，以给电台写稿为生。对电影，上学时没学懂，毕业后接触不到，也就放弃了。

两年以后，他还住地下室，跟另一位女生相依为命。此女是他的邻居，初次串门时，敬重他是学电影出身，拿出一张碟片来放，还说：“给我讲讲电影吧。”他顿时陷入巨大的危机，如果说不出什么，他跟她也不会发生什么。

突然，他急中生智了，看出了上学时看不出来的东西，并讲得头头是道。

学电影的人，会有种普遍的焦虑，学得越多，越害怕学到的只是知识。知识再多，遇上



莫听穿林打叶声

◎徐皓峰

实拍，便像压缩饼干一样，一咬即碎。只有知识，就会有创作的恐慌。

但没事，创作是一种分寸感和思维力。这两样东西有一天突然就来到了，快如闪电。上学时老师不教“人心险恶”，也没事，这些重大的生存技巧，在剧组待几个月就谙熟了，犯不着在人生最好的四年里学。

在技术化的年代，要庆幸没有早早地学生存的本事。能一通百通，能后来居上，恰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审美。别急着学什么，别急着当个能人，青春本就是用来浪费的。选择做个挣不

到钱的人，选择过狼狈一些的生活……总有人来相依为命，总有急中生智的一天。

（洛洛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刀与星辰》一书，刘树勇图）

子平安！太好了！”老妇也激动极了，都说不出话来，只能用颤抖的双手擦着眼角的泪水。

当我还站在原地发愣时，张老师已将病人的随身衣物归还给家属并做了简单的安抚，之后便忙招呼我进来。我在转身要进去的时候，看见身后穿着燕尾服的新郎手里紧紧攥着母亲的外套，他的眼泪不断滴落在鲜艳的胸花上，已经浸湿了衣襟，新娘俯在丈夫的肩头啜泣，也早已哭花了妆容。

而另一边，朴实的中年男子露出憨厚的笑容，激动的双手无处安放，老妇人也沉浸在喜悦中，还在一遍遍擦着眼角的泪水。

在大门关闭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轮回，有人哭，有人笑，有人离开，有人到来，有的人还会回来，有的人已经知道再见太难。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心怀善念，尽己所能挽救每一个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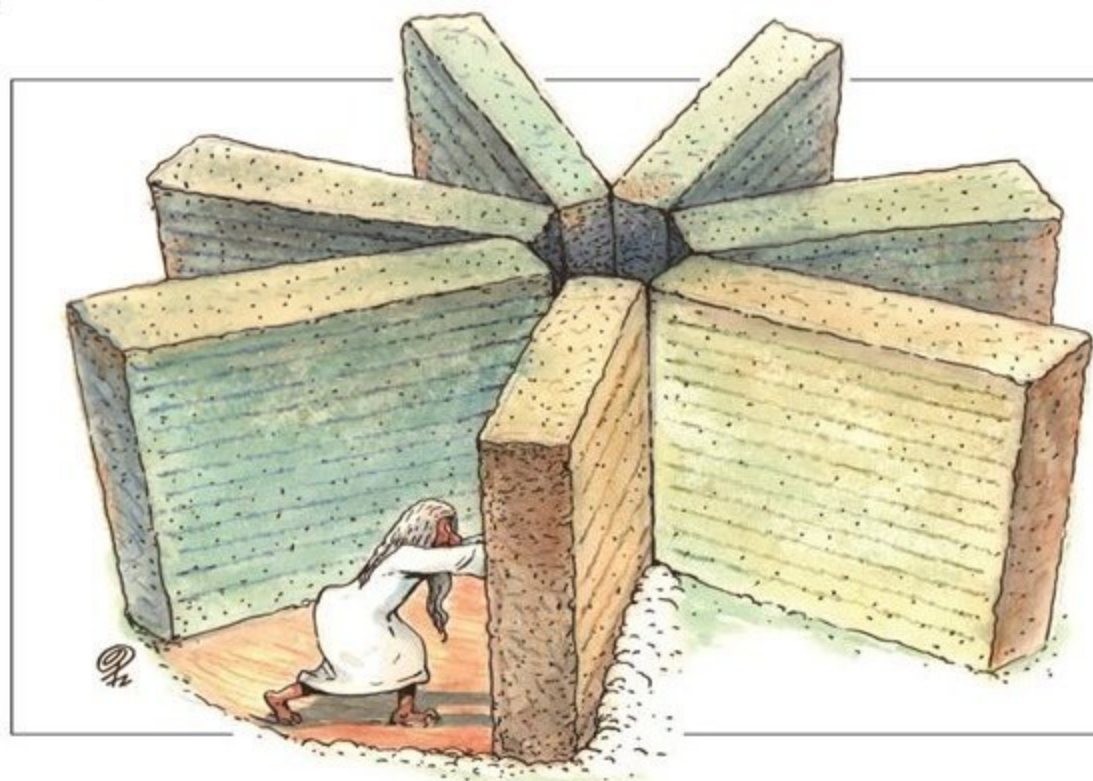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晨，我坐在值班室收拾东西准备出科，张老师突然走过来，微笑着说：“要走了？”我点了点头，紧接着问道：“昨天那个阿姨抢救过来了吗？”张老师默默地摇了摇头，半晌，他缓缓开口：“之前你总是问我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你看，在这里人生就是一场轮回，有的人永远逝去，有的人重获新生，而我们只有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用仁爱善待生命，尊重生命。”随后，他递给我一个精美的记事本，说道：“老师没什么礼物送给你，留着做个纪念吧。”然后笑着走了出去。

我打开记事本，扉页上是华兹华斯的诗句：“也曾灿烂辉煌，而今生死茫茫，尽管无法找回那时，草之光鲜，花之芬芳，亦不要悲伤，要从中汲取留存的力量。”下面是张老师苍劲的大字：“生命在轮回，医者本仁心。”

我望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身影，肃然起敬。

（晓月摘自《中国医学人文》2021年第7期，李晓林图）



为什么青年才俊 总有机会

● 罗振宇

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起这么4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

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3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

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4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

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坐镇，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青史留名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

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儿，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

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

这是怎么回事呢？

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的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十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

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辞典》，翻译得挺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就找到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辞典错漏百出，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

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套书什么时候能完结。

开卖几年之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



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里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

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两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三四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

了解了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

首先，这个活儿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

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的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了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

还不只是性格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撰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儿。

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儿。

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找找情妇，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

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

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儿，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儿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儿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要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

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有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

但是从两百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的资源：

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儿、累活儿、长期性的活儿。这点好理解。

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

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点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

（张秋伟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一书，毕力格图）



一个骗子带来的成长教育

● 苗 炜

好几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成长教育》，看完之后念念不忘。前些日子，我又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看了一遍。

先说电影故事。一个16岁的姑娘，努力学习，想要考进牛津大学，她的爸爸妈妈都期盼她能如愿。在一个雨天，这个叫珍妮的姑娘遇上了大卫，对方是个成熟男人，颇有魅力。两人相识后，大卫带着珍妮去听歌剧，去拍卖会上买画，去高级餐厅吃饭。

到珍妮17岁生日时，大卫带着珍妮去了巴黎，而后，大卫向珍妮求婚。那是1961年，十几岁的姑娘嫁给30来岁的男人也算是一种出路。珍妮带着订婚戒指去上学，她的英文老师对此大为失望。珍妮本来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可遇到男人就变得糊涂了。英文老师问珍妮：“他欣赏你的头脑吗？”珍妮反问老师：“上了大学又怎样？你从剑桥毕业，

不也就是在这里教书吗？”

珍妮离开学校，准备嫁人，但随后发现大卫在骗人，他已婚且有孩子。珍妮的父母本来挺喜欢大卫这个人，却不料遇到个骗子，一家人深受打击。珍妮躲在屋里不出来，爸爸端了一杯茶，站在门口很羞愧地说：“爸爸一生都在害怕。”这是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句台词。是的，爸爸一生都在害怕——怕自己失业，怕钱不够花，怕自己的女儿在竞争中

落败，也怕女儿遇人不淑——养儿育女的过程中，爸爸其实一直都在害怕。

珍妮恢复过来，回到学校，要求重读，但严厉的女校长拒绝了她。她的英文老师担负起课外指导的责任，帮她补习拉丁文，一年之后，珍妮考上了牛津大学。她骑着自行车，从饱蠹楼（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门前经过。

这部电影改编自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琳·巴贝尔的回忆录。巴贝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先在《阁楼》杂志工作，而后给《观察家》杂志写稿，成了一名专门写访谈的记者。她60来岁时给《格兰塔》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后来有个制片人打电话给她，说想把这篇短文改编成电影。2009年，这部电影上映。

原作那篇短文，不过十来页的篇幅，非常简洁明快。散文中，那个骗子叫“西蒙”，而非“大卫”，他是个惯犯，骗过好几个姑娘，小偷小摸，后来进了监狱。巴贝尔在文章中说：“他是个小偷，潜入我们家偷走了我父母最珍贵的东



《成长教育》剧照



“仔细观察，记下你所看到的一切，设法把美变成需要，设法使需要变成美。”加拿大作家安妮·麦珂尔斯的小说《漂泊手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准则和努力的方向。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每次旋开速溶咖啡罐，总要对它的香气赞赏半天；每折一下新洗的亚麻布，总要停下来深吸它的芳香；吃从店里买来的糕点时，能慢慢品上半天，好像那是大师亲手烤出来的一般；每次买了新东西回来——通常不过是必需品（比如一块布已经缝补得不能再用了，必须替换）——总是爱抚着它，好像那是第一流的物品。

在简朴的生活中，能够品味并珍惜青蔬之滋味长，就是一种幸福。如果可以沉潜其中，并对世界万物有所领悟，大概就近于宗教境界了。

宗教境界并不必然对应某种具体的宗教，而是指一种专注和虔诚的心境。美国女诗人玛丽·奥利弗长年隐居山林，创作多以山野自然为对象，被称为美国当代的“归隐诗人”。从她的诗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般的东方隐者的高洁气质。

万物入心

●周春梅



她教我们学会看：鱼跳跃，像一朵小小的睡莲，跃出水面，又落下。教我们学会听：金翅雀歌唱，在不可触及的树梢；白杨树摇晃着叶子，奏出最甜美的音乐，接下来是一阵美丽而短暂的沉默。教我们学会感受和想象：郁金香感受到热，张开花瓣，变成了一颗星；蚂蚁钻进牡丹的花苞，里面藏着一个针孔似的甜蜜暗井；沙滩上的石头，每一块都被阳光镀成了黄金。

她的一首诗以“寺庙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为题，提醒我们，打开自我，万物入心，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座自己的寺庙，随时，随地，随心：

我看着，从早到晚，我未曾停止观看

我说的看，不是只站着，而是

敞开怀抱似的站着

并且思考：有些事物也许会降临

一些闪亮盘旋的风

或者，老树上飘落的几片叶子——

它们都在其中

现在，我将告诉你真相

世上的万物，降临。✿

（蔓蔓摘自《今晚报》

2021年8月12日）

西——我，还差点儿偷走了我的牛津梦。当时我的父母既不懂得时装也不懂得存在主义，他们被这家伙骗了。”琳·巴贝尔跟这个骗子交往两年，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受到了教育，我们看她自己是怎么说的：我从西蒙那里得到了什么呢？一次教育，我父母常挂在嘴边的教育。跟西蒙约会的两年，我了解了高级餐厅、奢华酒店和海外旅行，懂得了一点

儿古董知识，看了伯格曼的电影，听了古典音乐。这些东西等我上了牛津依然有用——我会看菜单，知道什么是“手指碗”，能听进去歌剧，不是个乡巴佬。我也变得老于世故，进了牛津，只希望遇到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希望他善良、正派、规规矩矩，哪怕他是个笨拙的男子。然而西蒙也教会了我一些令我后悔学到的东西——我学会了不相信别

人，学会了不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学会了怀疑某人乃至所有人都有欺世的本领；倾向于认定对于某些人，我们只是自以为了解他，实则一无所知——这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采访者，而在生活中却无益处——我太多疑、太谨慎，也太无动于衷了。这是西蒙对我的伤害。✿

（叶风摘自《新民周刊》2021年第29期）

那个摔倒了200多万次的人

◎马宇平

1

刘磊磊从不主动向外人提起从前的日子。若有人问起他曾经的工作，他只说，“当过运动员”。

曾经，他每天被摔300到500次，摔了16年，摔倒200多万次之后，刘磊磊在32岁那年退役了。

他是金牌陪练，但几乎没有人想到，他是被“骗”进国家队的。

刘磊磊出生于青岛农村。14岁时，他已经长到1.8米，体重接近100公斤，一顿饭能吃下百余个饺子。镇上开运动会，他手里的垒球和铁饼总能飞得最远。

那时刘磊磊家里没有电话，他被“选中”的消息先由学校老师带到妈妈卖衣服的商场，随后转到爸爸修车的工棚。最后，邻里乡亲几乎都知道了，他们说：“磊磊要去北京了，要有出息了！”

“我要拿世界冠军，为国争光。”钱行时，刘磊磊当着亲朋的面保证道。

那是2001年，刘磊磊第一次出远门。火车转汽车，最终在北京奥体中心停下，他从门卫口中第一次听到“国家队”三个字。“国家队又来新人了。”门卫说。

同他第一个交手的是佟文。他还在担心“把人家女孩子摔坏了怎么办”时，现实已经狠狠把他砸在柔道垫上——佟文抓住他的衣领，使出一招干净利落的外卷入，他防不住，身体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眼泪一下子就摔了出来”。

那时刘磊磊还不知道，这里是国家女子柔道队，佟文当时已是全国冠军。

两个月后，他和同批来的其他3名男队员才意识到“被骗了”。女队员住两人间，他们挤

在放着上下铺的四人间；训练课上，他们站在一旁等候“召唤”，教练们只给女队员讲解动作要领。

训练之余，他还是女队员们的保姆、按摩师、裁缝和司机。刘磊磊不愿意做这些，但他害怕教练。

“先忍，总会有机会。”他心里憋着火，攒着劲儿，“卧薪尝胆”。他想，要先狠狠摔倒女队员，“连个女孩子都摔不过，太没面子了”。

2

半年后，和他一起从柔道学校选来的陪练迟福明退出了。刘磊磊也想走，但不知道怎么和教练开口。他也怕折了父母在老家的面子，“毕竟吹了那么大的牛，说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一年多以后，以刘磊磊的身材和体重优势，摔倒女队员不再是难事。但他清楚，自己没有机会去男队当运动员了，他只是“陪练员”。

转折在2003年到来。刘霞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斩获冠军，刘磊磊被安排捧着鲜花和

教练徐殿平一起去接机。他高兴，但“纯粹是因为青岛老乡夺冠”。

接过花，1.78米的刘霞搂住刘磊磊的脖子。她说：“谢谢你磊磊，金牌也有你的功劳。下一个目标是雅典奥运会，咱俩一起加油。”

这个场景被刘磊磊刻在了心里，他没有想到，在刘霞心里，那块金牌竟也与他有关。刘磊磊下定决心好好为刘霞陪练，“反正自己没希望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3

运动员的苦他看在眼里。

2021年7月24日，东京奥运会女子柔道48公斤级16强淘汰赛“空场”举行。刘磊磊和妻子相丽挤在山东青岛自家超市的收银台前，捧着手机心惊肉跳地观看比赛。

他参与过4个奥运会周期的备战。他与27枚金牌有关，但又似乎无关。



2012年7月31日，北京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刘磊磊也曾对奥运金牌充满渴望

女子柔道队的队员加起来有70多人，大赛前超过100人。备赛时期，其他运动员和十几位陪练员几乎都围绕主力队员进行训练。

刘磊磊和其他陪练们的任务是帮队员把撒手锏练得更刚猛。主力队员佟文擅长背负投和外卷入。“技术定型”时，陪练们要站到她顺手的位置，主动伸手，在她抓住自己的衣襟或袖子后，加强力量对抗。

“不是说她技术对了我就顺着力被摔过去，一定是步伐、技术都到位，对抗的力量爆发出来，我才能把这个技术给对方。”如果对方做得好，他爬起来后会鼓掌叫好，“和她摔，但不是为了赢她，而是帮助她。”

他每天被摔倒几百次，有时一堂课下来就能摔到两条腿肿得不一樣粗。不能喊疼，这是当陪练的最基本要求，“队员会心疼我们，我们不能让她们因为心疼而手软”。

陪练们也不会“手软”。队员再累他也不会“放水”，“我只会鼓励她”。要调动队员的情绪，让她看见赢的希望，但又不能赢得容易。

运动员减重他也要陪着。为了能上奥运会，刘霞要在四五个月内减重16公斤，参加78公斤级比赛。刘磊磊也要减重，而且必须要比主力队员减得快。他每天靠早晨两个鸡蛋加一碗小米粥支撑一天的训练，1个月实现减重30公斤的目标。

处于减重期的刘霞在训练时泄了劲儿，刘磊磊从空中摔了下来。为了不砸到运动员，他用右肘支撑着着地，导致右肩韧带撕裂。事后，他找队医连着打了几天封闭针，没在刘霞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刘磊磊（左一）与奥运冠军、教练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面前吭一声。

他的右腿断过，肩、腰、膝盖都有伤，阴天下雨时关节会痛，茧子从脚底爬到脚面。这些伤口也被他视为荣耀，“这么多年，我没让一个队员在和我练习时受伤”。

他也得到了很多馈赠。女队员们会把发的装备分给他，给他买衣服，拿了冠军，兴奋地抱着他摇晃，也有人从自己的奖金里分出来一部分给他。他不在意数额，“那是一份心意”。

他被江苏队借走当陪练时，认识了妻子相丽。相丽退役那年，他们在老家办了婚礼，回北京又请了两拨儿。其中一拨儿是教练和领导，教练抢着结了账，没让小夫妻掏一分钱。请队员那天，原定的20人的座位挤了40多人，运动员不能在外边随便吃肉，大家就在火锅里涮着青菜祝福他们。

4

以往，队员们外出比赛时，其他保障人员就回到原单位。队里会选一个人留守看家，刘磊磊总被认定为最合适的人选。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独自待了一个多月。

雅典奥运会时，刘磊磊看了刘霞决赛的直播。对手用钓袖背负投将刘霞摔倒，“一本”取胜。刘磊磊愣在电视机前，他平静不下来：对手变换了技术和打法，自己在训练中为什么没有想到？

颁奖仪式上，一枚银牌挂在了刘霞的脖子上。国旗升起来时，刘磊磊流泪了。“我那时候觉得这是我的遗憾。”



在那届奥运会上，刘霞一共打了5场比赛。对战荷兰选手时，她被对手用固技固定在垫子上21秒。按当时的规则，被固定25秒就输了。刘霞背部朝上，她翻眼睛看着天花板，“那么多白炽灯，我想这可是奥运会，输了就淘汰了，我所有吃的苦、遭的罪就都白费了！”她不知道哪来的劲儿，翻起来把对手固定住，赢了那场比赛。

那些惊险和逆转，刘磊磊都是在运动员回国后才知道的。有人调侃陪练，离冠军很近，但离赛场很远。

刘磊磊觉得好的陪练员必须具备两种特质：一是不能有私心，对所有运动员要一视同仁；二是不能有杂念，要彻底断了自己拿冠军的念头。

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队拿下3枚柔道金牌，刘磊磊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电话。“高兴过头”的他戳穿了自己撒了7年的谎——我一直在女队，我是她们的陪练。

父母的“金牌梦”碎了。他们不再主动打电话问儿子“啥时候拿冠军”，也不想听他讲和柔道冠军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领奖的事，连柔道比赛都不再看了。

他们唯一一次来北京，是因为儿子的婚事。刘磊磊带他们爬长城，逛奥体中心，但避开了柔道训练的场馆。他不想让父母看自己陪练，被摔。2019年，父亲生病去世。刘磊磊最遗憾的是，父亲一次也没看过自己训练。

国内外大赛一个接一个，主力队员也换了几拨儿，刘磊磊成了女子柔道队里的老人。家人不停地催他退役。因为“连着两届奥运会都没拿到金牌”，也因为“伤病太多，体力跟不上年轻的队员了”。

5

刘磊磊退役时，走得悄无声息。

他去领导办公室签了字，趁着队员们都不在的时候坐上返回青岛的火车，没有朋友圈里发一条有关的信息。

家里也没给他办接风仪式。与送他去北京时的心气儿不同，“我爸妈觉得我的工作没有什么价值，对我特失望”。

刚退役那会儿，他经常叹气，早晨一睁眼就不知道该干啥。刘磊磊有“很多值得自豪的事”想讲给父母听，但父母不感兴趣，他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那件绣着国旗和他的名字的白色柔道服被束之高阁，一本32开的相册和一张“北京奥运会突出贡献个人”的证书是他过去16年陪练生涯的全部证明。

一期讲述他的陪练故事的电视节目要播出时，他给父母打开电视，自己却紧张地逃出家去。他算着时间，等节目播完了才回家。父母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母亲红着眼眶，父亲冲他竖起大拇指。这是他多年想得到的，“让家人认可我工作的价值”。

现在，他每天凌晨3点40分起床，4点钟到达批发市场拣货，5点30分拉开超市的门。午睡时间是在国家队时就固定下来的，困意袭来的时间比墙上的表还准。

有时，下午他会去家附近的柔道馆教小朋友，和孩子们一起享受柔道。在全是小朋友的柔道馆，他给孩子们讲柔道中的“礼”。每天踏上柔道垫，将鞋子工整地放到一边，队员鞠躬行上垫礼，训练和比赛开始、结束时，还要对老师和对手行礼。一堂训练课下来，要行6次礼。

柔道馆墙上“精力善用，自他共荣”8个大字，正好诠释了刘磊磊心中柔道的魅力。16年的陪练生涯让他感觉“什么苦都能吃”，也学会了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对手。“不管你的对手是谁，你一定要和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一起达到人生的顶点。”

让他遗憾的是，过去16年里没多拍点照片。北京奥运会时，有场比赛他们到得早，趁着场地没人，他站上领奖台，手捂着绣在柔道服胸口位置的国旗，想象自己夺冠的场景。队友们笑他，他立刻跑下来，那个珍贵的场景也没有被拍下。

有人问他：“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想不想自己当一回运动员？”

“想！”他停顿了一下，眯眼笑着点头，“我也想靠自己登上那个领奖台。”

（云 婷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本刊节选）



去时你叫志愿军，归来你是中国魂。

——2021年9月2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109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到祖国的怀抱

不知从何时起，“靠谱”成了对一个人的高级评价。

——聪明、能力强、勤奋、自律，都不如一句“靠谱”靠谱

喝彩的多为看客，挑剔的多为买家。

——销售界的经验之谈，似乎适用于很多情形

未来不仅属于受过教育的人，更属于那些善于度过闲暇的人。

——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言，“工作与爱”，是人一生快乐的来源

不要阴阳怪气，作为成年人，直接说出来可以解决80%的问题。

——有话憋着，最后为难的还是自己

因为他不知道除了愤怒，还能有什么有用的沟通方式。

——关于“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生气”，有这样一则回答

放下他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抬起自己。

——值得我们欣赏和追随的，永远是那个越来越好的自



己

生活中满是破事，而你的口头禅是“没事”。

——即便说“有事”，除了让关心自己的人担心，再无益处

热恋中的自我是一部热情的机器，拼命制造符号，然后供自己消费。

——在恋爱中，要区分清楚真正的爱和自我感动式的爱

愤怒的表达方式：叛逆、撒泼、怄气、任性、郁闷、拖延、厌烦、退缩。

——情绪面对强权无从真实表达，便有了一系列不带攻击性地发火的行为策略

群体和爱情都有催眠作用，让人短暂地不清醒。

——张二冬

真正伴随着我们成长的，一直都是对于失败的恐惧或是失败本身。

——在清华大学2021级

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梅赐琪不谈成功，反说失败

人害怕的其实是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非事物本身。

——某种程度上，改变自我意识，就能改变现实

如果你想让人造一艘船，不要让他去收集木头，也不要发号施令，更不要分配任务，而是要激发他对海洋的渴望。

——《小王子》里的这段话，大概就是“兴趣产生内驱力”的最佳解释

信心越不足，雄心反而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自卑感和优越感，其实是同一心理现象的两个方面

不要让消费者太费脑子。

——层出不穷的成功传播案例，正在惯坏我们的思考力

选项越多，人们不当场做决定的倾向就越强。

——参考依据过多，反而容易让人失去判断力

小隐隐于不发朋友圈，大隐隐于各种小号，换一个社交软件就换一种人设，登录一个账号就更新一种人格。

——现代人的退隐

人过日子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

——列夫·托尔斯泰

在网上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提问：突然冒出的亲生父母，我该怎么面对？

大意是好端端跟父母生活了二十多年，突然冒出来一对夫妇说是她的亲生爹妈，血浓于水，想要相认，吓得小姑娘无所适从。

这让我想起我们医院一位曾经的“常客”。

“常客”有六七十岁了吧，估计就住在附近，他每周会有两次，颤巍巍地来到医院，跟医生说些不痛不痒的不舒服——头晕、头疼、肚子疼。医生便给他量个血压，测个脉搏，再问要不要开点儿板蓝根之类的药，他摆手拒绝。如果人不多，他会跟医生扯几句闲话；人如果多，他就讪讪走了。

起初谁也没在意，老年人对身体疑神疑鬼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渐渐我们发现，他每次来的时候，找的都是蔡医生，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医生。

蔡医生是个有“故事”的医生。

三十年前，一位年轻医生坐急诊时，

『对不起』的标准回复

●爱玛胡

附近一对农民夫妻抱来一个发高烧的女婴。女婴已经惊厥，妈妈急得直哭，爸爸大声说：“扔了她，烧坏了脑子是个苕（土话：傻子），没人要。”

年轻医生力劝他们让孩子住院，又建议他们转诊儿童医院。两个人答应着走了出去，年轻医生后面却听见细细的、猫叫一样的哭泣声，出门一看，病婴竟被遗弃在科室门口的长椅上。

年轻医生收养了女婴，给她治病，送她上学。考大学选专业时，女孩也选了医科，她毕业的时候，国家还没有严格的隔离制度，她很自然地回到养父所在的医院工作。为了区别父女俩，大家称他们为老蔡医生、蔡医生。现在，老蔡医生已经退休了。

“常客”来医院，十有八九和蔡医生有关。但她什么也没说，每周二、四两天，她常规坐门诊，老人照例来看病，她职业化地询问病情，若无其事地写病历，但她后来不肯亲自为老人量血压、测脉搏了，每次都叫护士完成。

医生对病人，不嫌脏、不嫌臭。但她嫌他，嫌到不愿意碰他的手臂。

那一年恰好有个医疗队下乡的项目，蔡医生就跟着医疗队去了三个月。老人再来的时候，看不到她，又不好问人，就孤孤单单地坐在科室外的长椅上，呆呆的，什么都不说，头低得像再也抬不起来。我每次经过都会看到他，油然觉得他可怜，但三十年前，蔡医生也许就是被遗弃在那把长椅上。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老人不来了。

医院里有时候有退休职工的活动，老蔡医生就带着老伴一起来，活动完了，会和蔡医生一道回家。路上遇到同事，蔡医生便主动跟人介绍：“我爸我妈，我们长得像吧？”老蔡医生和老伴都笑咪咪的，三人的笑容真是一模一样。

有年轻的小护士叹息，“常客”是蔡医生的亲生父亲，她这么做多少有一点残忍吧？哪怕只是坐下来听对方说一句“对不





20世纪80年代，一位编辑约萧乾写一篇关于巴金的回忆文章。萧乾首先想到巴金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学生正在开展“反饥饿”运动，校领导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将十几名学生从宿舍抓走。在校务会议上，巴金的这位老友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1949年，这位朋友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不幸与世长辞，而他的夫人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这个家只留下了两个孩子。

听说这一对孩子当年曾受巴金一家的照顾。萧乾写信给与他较熟的那个女孩（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此事的细节。萧乾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碰一个硬钉子。女孩回信说：

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巴金本名为李尧棠），就像爱自己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

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报纸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看完这封短信，萧乾大为失望，他知道，这是巴金的“禁区”。这使萧乾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得萧乾曾在干校的稻田里讲巴金发现《雷雨》的逸事，就想请萧乾把它写出来。但萧乾知

道巴金不愿别人提及此事，他要写，必须打通巴金这一关。于是，他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希望新一代编辑们能及时并认真地看所有来稿。因此，巴金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我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南屋一口气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通过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出来，并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奠定了曹禺现代话剧开山鼻祖的地位。

（田龙华摘自《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12日）

巴金的“禁区”

◎崔鹤同



起”，也是圆老人风烛残年的一个心愿。

但我觉得，小蔡医生有权说“不”，而且“对不起”的标准回复并不是“没关系”。

血缘关系里面也有一个“缘”字，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时候也必须讲缘分。有缘无缘，就是一个有心无心的问题。无论因为什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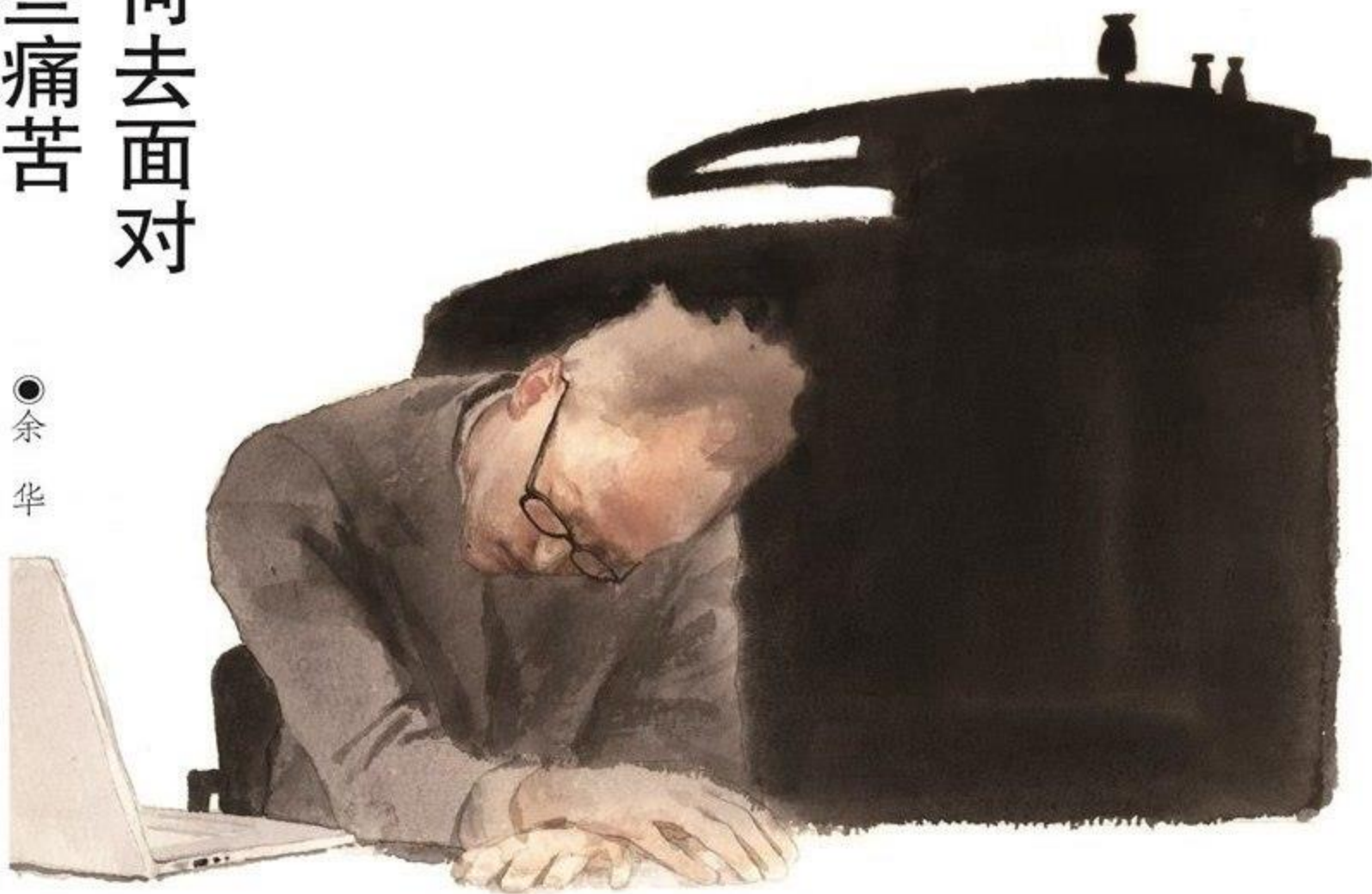
方主动放弃，就是断绝了关系，想再捡回来，几无可能。血脉从来不是天然的黏合剂，日日夜夜的爱护与关怀，才是羁绊彼此的终极力量。

（凉介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叶倾城”，刘程民图）



如何去面对 这些痛苦

● 余 华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表达得比较多的是痛苦。痛苦是很难表达的，文学的价值永远在后面，痛苦发生之后，如何去面对这些痛苦，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决定了你所写的“痛苦”能否准确并打动人。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忠臣被诬陷，国王把他流放到一个荒岛上，最后国王被奸臣迫害时，才知道对他忠诚的是被流放的那个人。

等他打败奸臣，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他就下了一道诏书，要把那个忠臣从荒岛上召回来，但是，那个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眼睛已经

瞎了，而且他也适应了荒岛上的生活，不愿意改变。

派去的人把诏书给他，他说，这上面的字即使每一个都是太阳，我也看不见。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将军在指挥打仗时，前方突然传来消息说他的儿子已经战死，结果那个将军若无其事，仿佛死掉的只是一个和他没有关系的普通士兵，战争照样继续。

后来他身边的仆人也战死了，他一下子就崩溃了，当场倒地死亡。

这样的描写非常了不起，儿子和仆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他

的儿子死时，他若无其事，他的仆人死时，他却崩溃了？这就是写出了他对痛苦的承受力。当他的儿子战死时，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接近崩溃的边缘，当他的仆人死时，只需轻轻地加一点，就够了。

这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启发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假如你不及发泄，遇到一些小事就可能崩溃。

生活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朋友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火，我曾经不理解，但是看到这个故事后我就明白了。文学能够让你理解很多事情的发生，让你明白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明年（2009年）5月，我会到法国



里昂参加一个“世界作家圆桌会议”，3月，他们会推出一本文学词典。他们让参会的作家每人写一篇写作关键词，我写的那份，其中主要的关键词是“日常生活”。

文学是包罗万象的，一部文学作品中包含着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个人的隐私和情感，集体和时代的情感，等等，即使是100万个字，也无法把文学包含的东西都包罗进去。那么和文学相对应的，又有什么东西能像文学一样包罗万象？那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的每一个“每天”延续起来，那么政治、军事、历史等都会在其中，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关注日常生活的人，我只要把我认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常生活写出来，那么政治评论家就能从中看到政治，历史学家就能得到历史学的东西，社会学家就可以窥见中国的各种社会现实。

我选择了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并不是说两个生活在同一场景中的人，他们就是一样的人。如果他们对生活的观念和认知不一样，那么即使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他们对生活的体悟也会是完全不同的，日常生活能让不同时代的作家不一样，也能让同时代的作家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日常生活延续开来，我发现我认识的一些人里，不管是从事写作的，还是从事其他行业的，我都特别喜欢那些知识丰富的人。不要看这个人是搞金融投资的，但

是他谈起文学、社会学也能滔滔不绝，我喜欢这样的人，或者说一个学者，他能大谈其他和他所研究的专业毫不相干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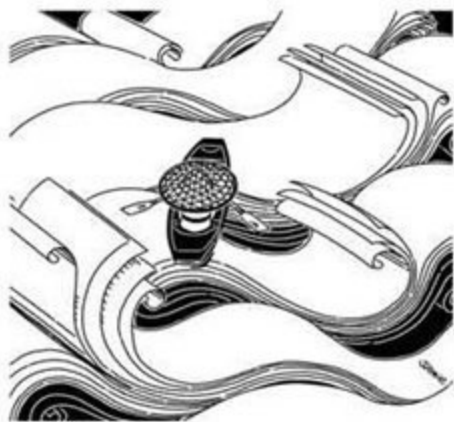
我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好奇心强。好奇心是特别重要的，有好奇心才能使其知识面变宽泛，同时又能分析和使用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文学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美好的东西，有一些是你们所看到的，但更多的是你们没有看到的。

文学是虚构的，生活是现实的。其实每个人在现实中都不可能把他的情感和欲望全部表达出来，现实生活会限制某些表达。

而像我这样虚构一个世界，可以突破这些限制。其实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能够让人的内心变得健康起来，尤其是生活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社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成功或不成功，都会有很多委屈，有很多不高兴，甚至有很多不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准确表达。而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就是把你的情感放到某个人物的情感上，为他的命运哭，为他的命运笑，为他的命运惋惜，为他的命运高兴。

反之，就可能像那位死了儿子的将军，总有一天是要出事的。人有时是需要发泄的，这样内心才能平静下来。文学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别的专业无法替代的。文学真的给了我们很多。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听读”，王青图）



小说的妙用

—艾伟—

人是很容易被观念化的动物，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先天的偏见，对某类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不知道怎么来的固定观念和印象，这构成了我们判断事物的依据。

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塑造一个人物时，他的“个人”逻辑是高于普遍观念的，小说不轻易对人做出道德判断，不轻易下结论，它试图让人看到比简单的观念复杂的处境，以及更难以归类的人类生活。

如果说，文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用处就在这里——小说试图用具体的“个人”，去刺穿那个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

（芊芊摘自《辽沈晚报》，杰米图）



8年前，2013年1月，郑哲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有记者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开玩笑说：“我已经做好随时走人的打算了。”如今，他真的走了。

2021年8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与世长辞，享年97岁。

郑哲敏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提起爆炸，人们往往想到它的威力和破坏性，郑哲敏却用简洁优雅的数学语言概括出爆炸的规律。钱学森欣喜地将这个新学科命名为“爆炸力学”，郑哲敏则被人们称为“驯服”炸药的人。

好好念书，学点本事

郑哲敏的父亲郑章斐出生在浙江宁波的农村，家境贫寒，读过一点书。15岁时，郑章斐去了上海，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边学手艺，边学会计和英语。4年后，郑章斐已是著名钟表品牌亨得利的合伙人，还成了家。之后，他携家人到山东，在济南、青岛开办了亨得利分号。

这名成功的商人不吸烟、不喝酒、不娶小老婆，结交的朋友也多是医生和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环境为郑哲敏与家中兄妹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1924年10月2日，郑哲敏出生于济南。儿时的郑哲敏很调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济南的大街上有很多人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看到这一幕后，郑哲敏也带着弟弟妹妹举着旗在自家院子里游行，还恶作剧地围着父亲钟表店里的一位师傅转圈，并把一盆水倒



“驯服”炸药的人

◎田亮

在了那位师傅的床上。父亲得知后大怒，用绳子把郑哲敏捆了起来——父亲是在告诉他：自家店里的工人不可以随便欺负。随后，父亲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商人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你长大了不要经商，要好好念书，学点本事。”望着新盖的很气派的门店，郑哲敏暗下决心：“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像父亲一样做到最好。”

1937年，郑章斐到了成都，在春熙路开了家钟表店。第二年春节过后，叔叔带着郑维敏、郑哲敏兄弟俩来到成都。尽管是大后方，日本的飞机仍不时来轰炸。有一次，老师问郑哲敏以后想干什么，他答：“一个是当飞

行员打日本人，一个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

师从钱伟长和钱学森

1943年，郑哲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哥哥郑维敏前一年考上了这所大学。“他是我崇拜的人，他学什么我学什么。到了第二年，我哥哥说，咱们兄弟俩别学一样的。所以我就改专业了，从电机系改到了机械系。”郑哲敏说。

郑维敏后来也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是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创办者。

当年到昆明报到时，郑哲敏是坐着飞机去的，有这种经济实力的学生并不多见。可学校是另一番景象：校长梅贻琦和很多教授都穿得破破烂烂，学生们在茅草房里上课。但老师认真授课以及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给郑哲敏留下了深刻印象。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这一年，钱伟长从美国归来，在清华大学教近代力学，郑哲敏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钱先生的课很吸引我们，他是我的启蒙老师。”郑哲敏说。在钱伟长的影响下，郑哲敏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力学，毕业后还给钱伟长做起了助教。

1948年，国际扶轮社向中国提供出国留学奖学金，全国只有一个名额，郑哲敏获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钱伟长以及清华大学教务长、英语系主任、机械系主任等多人推荐。钱伟长在推荐信中写道：“郑哲敏是几个班里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不仅天资聪颖、思路开阔、富于创新，而且工作努力，尽职尽责。他已接受了工程科学领域的实际和理论训练。给他几年更高层次的深造，他将成为应用科学领域出色的科学工作者。”获得奖学金名额后，郑哲敏选择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伟长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

仅用一年时间，郑哲敏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52年，他又获得应用力学与数学博士学位，而导师正是长他13岁的钱学森。与他一同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吴耀祖说，数学课上有比较难的题时，郑哲敏总被老师请上台讲解。吴耀祖开玩笑说：“别人做不出来，郑哲敏总是能做出来，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哲’有‘敏’？”

在临近博士毕业时，郑哲敏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项科研。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有个水库，名叫罗斯福湖，湖两侧是高出水面100多米的高原。美国人想用水库的水浇灌高原上的土地，为此架起了12根直径近4米的水管，但建好后，水管震动非常强烈，根本不能运行。工



1981年，郑哲敏（右二）和力学所二室的同志们讨论工作



1961年在北京锅炉厂做锅炉爆炸封头成形试验（左六郑哲敏）

程方找到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听完情况介绍后，教授问身边的郑哲敏：“你能不能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郑哲敏点头答应了。经过计算，他给出了解决办法——消除水管和水泵的共振。此后几十年，这些巨大的输水管持续正常运行。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郑哲敏陷入困顿。美国移民局不仅扣下他的护照，还以“非法居留”的罪名把他关起来。幸亏好友冯元桢（著名生物工程学家）花1000美元把他保释出来。

没有身份证明，又不能离境，郑哲敏只能在学校当临时工，生活很拮据。有人给郑哲敏支招，让他找水坝工程方再去要些钱，因为郑哲敏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只得到区区400美元，但郑哲敏没那么做。“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郑哲敏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丁雁生谈及导师的往事，感慨良多。

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1955年2月，郑哲敏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钱先生（钱学森）请我到他家吃饭。钱先生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们研究的问题也不一定马上用得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8个月后，钱学森也回国了，并于第二年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该所首批科研人员。

1960年秋天，中科院力学所篮球场上围了一群科研人员，一个小型爆炸实验正在进行。“砰”的一声，一块手掌大小的铁板被雷管炸成一个规整的小碗。郑哲敏在解释这个小碗的成形时说：“在铁板上面放上雷管，雷管周围放好



水，密封好，爆炸时水受到挤压，进而把铁板挤压成想要的形状。”钱学森兴奋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将来我们的卫星上天就靠它了。”就这样，一个新兴的专业诞生了，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带头人就是郑哲敏。

20世纪60年代初，“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加工工艺落后，很多形状特殊的火箭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郑哲敏的任务就是用爆炸成型的方法制作火箭零部件。“火箭上零件比较大，但是很薄。做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压机，但是我们国家当时没那条件，所以作为应急的一种东西，爆炸成型的办法是不错的。”

20世纪70年代初，珍宝岛事件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郑哲敏参加穿破甲机理研究。在兵科院的大力支持下，他提出用模拟弹打钢板的方法研究炮弹打装甲的规律，通过大量合作实验和分析计算，最终使弹药能在规定距离内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也提高了我军装甲的抵抗能力。

爆炸虽然在军事上更多见，但郑哲敏也可以让它在民用工业领域发挥作用。许多设备需要焊接铜板和钢板，由于材质不同，焊接工人束手无策，他领导研究爆炸焊接，使不同材质的金属板成功黏合；针对煤矿瓦斯突出事故，他从力学角度分析资料，组织实验和井下观察，为判断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提供基础理论；他还用爆炸方法解决了海底淤泥问题，爆炸处理水下软基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此，郑哲敏说：“我就是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不过，据郑哲敏介绍，爆炸力学在很多领域都是过渡性学科，现在我国有大型水压机的了，爆炸成型技术也就被替代了。但他也没闲着，又转到了新的研究领域——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

多年前，郑哲敏曾对他的学生们说：“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对此，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白以龙是这样理解的：“科学院的工作要走在国家需要的前边。等到工业部门可以自己处理问题时，科学院必须已经往前走了，而不是跟他们抢饭碗、抢成果。”

在郑哲敏看来，他的责任远不止解决这些科学问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科学的繁荣孕育于自由交流和碰撞之中。”为了加强中国力学界与国外学界的交流，1988年，郑哲敏开始为申办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世界力学大会奔波。2008年，84岁的他带着氧气瓶登上飞机，继续为这一目标努力。2012年，4年一度的世界力学大会在北京举办，郑哲敏已经为此奔波了24年。

最后的时光

就在8年前“做好随时走人的打算”时，89岁的郑哲敏还说道：“我已是风烛残年，但还是想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继续搞科研。

这位慈祥平和的老人，在学生眼里是严厉的。他的学生、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地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对此，郑哲敏的解释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搞科研很苦、很枯燥，要耐得住寂寞。科研人员不能老想着发财的事，但只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一定会好好干。不要刺激他们，用各种名利吊他们的胃口。现在很多科学家天天算的就是工资多少、绩效多少，每天操这些心，像无头苍蝇一样，这就不可能想大事、想长远的事。”

2019年，郑哲敏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常常进出医院。即使后来长期住院了，他也常叫人来汇报工作。2020年10月2日，是郑哲敏的生日。在一个微信群里，他的同事们纷纷留言表达祝福。其实郑哲敏并不在群里，但大家就当他在。

学生李和娣把群里大家的祝福转发给郑哲敏。郑哲敏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给李和娣回了个电话，向大家表达感谢，结果被护士发现，受到了批评。为他的健康着想，医生严格限制他使用手机。但过了一阵儿，他又偷偷给李和娣发了一条微信：“谢谢！”这也是他给李和娣发的最后一条微信。

（暮 暮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本刊节选）



苏东坡曾在给朋友的信——《与李公择书》里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这就是中国古人的修养。

文天祥在《自赞》里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们这些人既然读了圣贤之书，虽是老且穷，但不管我们生命里遇到什么挫折苦难，我们所学的这种道理，都是贯彻在内心之中的。我们对忠义的持守，是充盈在我们的骨髓之内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死生忧患之间，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我讲柳永跟苏东坡的对比时说过：你平生之所求，是向外的追求，还是向内的追求？内外本来应该是合一的，可是，向外的追求是“有所待”的追求，柳永追求了一生一世，他最后说的是什么？“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他都落空了。

而苏东坡，他不仅是在黄州的时候有他的持守。

当他晚年被贬至海南，那真是九死一生。张志新烈士吟诵的两句诗“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那就是苏东坡在海南渡海时所写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的句子。一切的苦难都不在我的心中，一场苦难的过去，就跟一场风雨的过去一样。云散月明，那月华还是皎洁的，天容海色，我本来就是这样清白的，而且我不需要点缀，不需要别人的了解和赞美。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句诗体现了

他对待外部环境的态度，而对于自己身体上的疾病，他也是取如此态度。

当他老眼昏花的时候，他写的《独觉》里有这样两句：“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老眼昏花了，看外边的一切景物都觉得模糊，如同被云霞笼罩一样。

虽然，外边的花我看不清楚了，可是我有“无数心花发桃李”，我内心的桃李之花都开放了。这是我所说的要无待于外而有待于内的一种修养。

苏东坡经过了那么多忧患艰难，他是一个“完成”了自己的人。而我们还要分辨一点，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超脱旷达了，于是变成不分黑白，不关痛痒，变成心死。那不是超脱，那是麻木。

苏东坡所体现的两点做人的态度里，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是能够以这种超然的态度来处理的。

（枫林晚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唐宋词十七讲》一书，曾仪图）

无数心花发桃李

◎叶嘉莹





临睡前读《随园诗话》，被这一则害得失眠：“小秋妹婿张卓堂士淮，弱冠以瘵疾亡。弥留时，执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诗稿，择数句刻入随园先生《诗话》中，吾虽死犹生也。’”

年纪轻轻就死于痼病的书生，最后的愿望是请代他整理诗稿的人，设法让袁枚把他的诗作收入《随园诗话》。这本诗话在当时名气已大得不得了，天下诗人，或亲身，或托人，源源不绝地把作品送到随园。诗话中多处提及这一“盛况”，袁枚不堪重负，频频叫苦。他自有标准，要求严苛，不是谁都登得了这个“龙门”。好在，对早逝的张卓堂，袁枚“怜其志而哀其命”，便真选了“数句”。

我在昏暗中对着天花板，想到两个字：做完。张书生临终前，把“做完”定义为“有诗入《随园诗话》”，其逻辑该是这样：《随园诗话》一定不朽，而经袁枚的法眼，把自己的诗作纳入其内，“我”遂“虽死犹生”。古人所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能争取到最后一个，泉下当感欣幸。

进一步想，人生的“完”即了结，谁都轮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问题是：

“生”这个躯壳内有的是内容。实的是日逐日的的生活，虚的是记忆、思考、情怀、梦。到了人生后半段，如何“了”才算有所交代？我想起和卧室距离不过数米的后院，那里有三种植物，算得上三个“完结”的象征。

第一个是栅栏旁边的日本枫。这种枫树叶子常年呈褐色而不坠，树形矮小而娉婷如少女，我早就想种一棵，苦于买不到。后来经友人指点，网购一棵。收到后看，才一尺高，极纤弱。好不容易栽下，一个月后便枯死了。先天不足，水土不服，属于早夭，可拿来譬喻半途而废的一类，备受压抑，加上自身定力不足，潜能来不及滋长就失去了生机。

第二个是柠檬树，移栽后第一年就落尽叶子，萎了，差点被我拔掉。次年春天，干枯的枝条冒出两叶鹅黄色的芽尖儿。一场微雨，树干由黄黑变淡绿，叶子次第长出。这是历劫而生还的一类。它虽然活过来了，但不蓬勃，让我想起“蔫人”。行动能力有限，凑合着过下去。于他们而言，“做完”不成为问题，因为压根儿“无为”。他们在晚年无嗜好，无奔头，只被动地应付逼近的病痛和

“做完”就好

●刘荒田





但丁·罗塞蒂是19世纪著名诗人和画家。据说，一位老人曾拿着一些素描和画作来找他，想让他帮忙看看，这些画究竟怎么样，或者说，有没有体现出潜在的天赋。

但丁把这些画仔细地看了一遍。其实，看过前面的几幅之后，他就知道它们毫无价值，也根本看不出画者有艺术天赋。然而，但丁很善良，他尽可能温和地告诉这位老人，这些画即使有价值，也是很有有限的。他很遗憾，但他不能因此而撒谎。

老人很失望，但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但丁的判断了。

然后，老人为占用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时间而道歉，但他又问但丁，能否再看看另外几幅画，它们是一名学艺术的年轻学生画的。

但丁看了第二批素描后，当即对其中

显露的才华表示了赞赏。

“这些素描，”他说，“这些素描很好，这个年轻的学生很有天赋。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应该尽可能给予他所需要的帮助和鼓励。他如果努力学习并坚持下去，将会有有一个极好的未来。”

但丁看得出老人深受感动，便问：“这位年轻的画家是谁？你的儿子？”

“不是，”老人伤心地说，“是40年前的我，我那时要是能听到你的赞美就好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很沮丧，所以很快就放弃了绘画。”

但丁在他的诗作《碑铭》中写道：

看着我的脸，我的名字叫“有可能”；我也被叫作“不再做、太晚

了、再见”。

（暮春摘自《讽刺与幽默》2021年7月30日，视觉中国供图）



年老的画家

●〔澳〕达伦·波克

◎陈荣生 编译

无聊。

第三个是南瓜。粗壮的藤蔓透迤墙头，黄花灿灿照眼，蜜蜂捧场，小瓜一下子结了十多只。一个月后，完成淘汰，只剩两只最大的瓜。如今，瓜沉着地蹲在叶丛，一天比一天胖。可以预期，到了金秋，它们可重达数十斤。前提是无意外，如恶劣天气、虫害以及人为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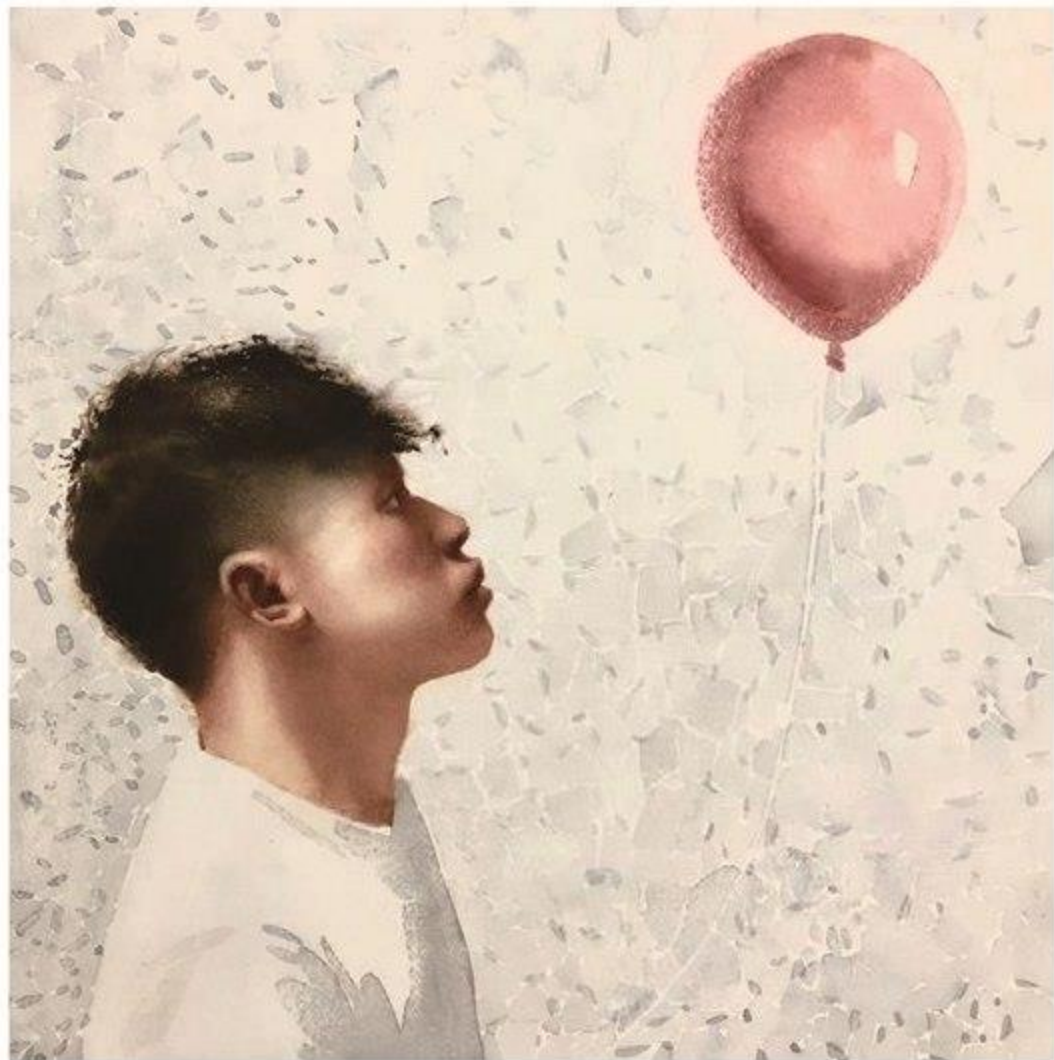
南瓜提供的是“做完”的榜样。首先是生命力强大，你在旁赞美或诋毁，它都不理会。完整地经历从萌芽、成长到结果的过程，乃是外物难以遏制的使命。其次是主次分明，有所舍弃，以求最后的丰盛。

总之，做完，不是烂尾楼，不是半桶水晃荡，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南瓜就致力于长大。如果说，歌手最美丽的“做完”是在舞台上谢幕时，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他鞠躬却起不来，就此撒手；那么，把一直在做的事做到最后，于凡人就不是太奢侈的要求。

有人说，做完又怎么样？谁欣赏你？《随园诗话》中另有一则说，有人老称赞自己的诗，很讨人嫌，但一老于世故者说：“勿怪也。彼自己不赞，尚有何人肯赞耶？”

努力对镜自我赞美就是。

（长天摘自《解放日报》2021年4月18日，赵希岗图）



我是怎么变外向的

●陈海贤

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表现之一，就是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每次上讲台都像受刑。我会结巴，忘词，面红耳赤，紧张到不知所措。因为焦虑，我想学心理学，于是读了师范学校。但在师范学校，我又经常为将来某一天可能站上讲台而焦虑万分。

我就在这种焦虑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涯。研二时，某所成人自考的大学要找一个研究生做兼职的心理学教师，教变态心理学。我那时候很缺钱，犹豫了很久，一狠心，就把活儿应承了下来。

几乎从应承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我一连做了好几天噩梦，梦见自己站在讲台上，众目睽睽之下，手足无措。我也尝试过进行一些积极点儿的想象，比如想象某个女生会在课堂上冲我抛媚眼，但是没用。

改变有时候很难，是因为如果你只有失败的经验，没有成功经验，你甚至没有办法想象成功是怎样的，但你对想象失败很在行。所以，虽然我努力不去想，但失败的场景仍会不时钻到我的脑子里，告诉我，那时一定很丢人。

“审判”的那天终于来了。我早早来到教室，整理好教案，擦好黑板。当我站到讲台前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自信。可能是因为认真备了课，我对自己要讲的内容了如指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讲台下稀稀拉拉只坐了五个学生，他们还自顾自地玩手机——这和我想象中有千万双眼睛盯着我的场景，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短暂的教学生涯就从教这五个学生开始了。我开始学习在众人面前讲话，开始逐渐积累一些成功经验，并慢慢喜欢上了教学。后来我成了一名教师，我不再害怕学生的目光，相反，能够把他们的目光从手机上吸引过来，会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知识分子内心大都渴望有一个讲台，能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观点，况且我和学生分享的还是没有专业壁垒的心理成长和幸福之道。虽然每次上课前我仍然会紧张，但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想多了”，分享的快乐让我逐渐忘却了紧张。

当然，这算不上太成功的故事，我只是做到了很多普通人不用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我之所以把它讲得像个成功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蕴含了敏感内向者发生改变的一些基本道理。

以我的经验，改变是无法凭空发生的。真正有效的改变，需要两个支点。第一个支点是，你需要积累相关的成功经验，它会改变你的预期，让你变得自信起来，哪怕是很小



师父只教他洒扫、泡茶、接待宾客，闲暇的时光就让他用来静心，并观看这个世界。弟子过几天就会问师父：“师父，您什么时候才能教导我人生的真相呢？”

又过了一阵子，弟子更着急了，问师父：“师父，您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人生的真相呢？”

师父被问烦了，拿起一块石头交给他，对他说：“你拿这块石头去菜市场估个价，只需要了解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

到了菜市场，有两个人想买这块石头。有一个人出价十元，另一个出价二十元。第一个人是要买回去做秤锤，第二个是要买回去做砚台。弟子把石头带回去，报告师父：“师父，这块石头有人出价二十元。”

师父叫他再把石头带到玉石市场去，也是只了解它的价钱，不真的卖掉。

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五十万元，因为那石头看起来非常稀有。弟子把石头带回去，报告师父：“师父啊，这块石头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五十万。”

师父说：“好！现在你把这石头带到钻石市场去，只要估量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

结果，弟子欣喜若狂地跑回来报告师父：“师父，听钻石市场的人说，这是一块相当完美的钻石，有人出价五千万呢！”

师父说：“没错，这是最完美的钻石，可是只有懂钻石的眼睛才能看见它的价值。你每天追着我问，什么才是人生的真相，用菜市场的眼光、玉石市场的眼光和钻石市场的眼光看到的人生真相是不同的，你到底想用什么样的眼光来了解人生呢？你要先锻炼的是看钻石的眼光，而不是不断地追问。”弟子听了，就心开意解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穷尽一生去追求，希望找到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却少有人了解，我们的眼睛才是最具价值的。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山，山就有了价值。

就有了价值。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海，海就有了价值。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阳光，阳光就有了价值，因此禅师才说：“日照一隅，也是国宝。”太阳所照耀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国宝一般珍贵，这种深刻的见解，只有眼睛好的人才能体会呀！

（从容摘自《风流一代·经典文摘》2021年第7期）

人生的真相

◎林清玄



的成功，都意义非凡。第二个支点是，在那些让你害怕的领域，你要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我的优势在于，我总是试图把从书上或学术文章中看来的知识，和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思考它们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并把思考的结果分享给大家。是总结和分享的欲望，帮我克服了当众讲话的恐惧。

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变得外向。当我在马路上偶遇领导或其他重要人物时，仍然会紧张得手足无措，并且无一例外

地，会忽然忘了他们的姓名。我没能在这个领域找到我自己的优势，所以，也只好随它去了。

（江月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一书，王赞图）



梁永安，这位“50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在2020年10月注册了自己的“B站”账号。

“如何成为精致的打工人？”“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

代？”一条条短视频直击年轻人的神经，许多金句流传于微博、豆瓣和朋友圈中。

“城市鸡娃 vs 小镇做题家，他们的人生差别有多大？”最近更新的一条视频中，UP主梁永安又发出了“每周一问”：“如果你觉得差别大，请扣1；如果觉得差别不大，请扣2。”

满屏的数字里，1的比例远大于2。草根与精英讨论了三五回合，最后以一句“万物皆内卷”无奈打发。

梁永安没在被动的“内卷”上打转，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主动的进击。父母能不能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比考试大？一个人能不能在拼做题能力之外，发现内心的真正需求？“有人一过30岁就怕思考，因为一思考就觉得沮丧，发现自己活得那么苍白，所以故意不想，顺大流没压力，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他在结尾说，“这就是弱者，弱者最怕发现自己生活得很糟糕。”

当弹幕上飘过“懂了”“泪目”“哭了”时，梁永安正

在川西的旅途中。这是一个绝缘于“城市鸡娃”“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大龄未婚青年”的世界。现代生活滚滚向前，他喜欢做“文明的逆

伙儿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是他的原话，真让人感慨呀。”梁永安回忆道，“有点不可思议。”

他又想起3年前在云南的

高黎贡山里，骑马3小时才能到一处温泉。路是野路，泥巴里长满

了草。傈僳族的赶马人说：“你们城里人钱虽然多，但没有我们快乐。”

“我真的很感慨呀。”梁永安又一次轻轻叹气。外面遮天蔽日的欲望在奔腾，而云南大山里的人们有自己的日月星辰，“天天唱着歌，高兴得不得了”。

高黎贡山下的芒合，是他当年插队的傣族村寨。1973年秋天，梁永安高中毕业，来到这里插秧、割稻、砍柴、打猎、种菜、养猪，做了两年实实在在的山民。“吃到自己种的番茄，特别香甜，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最甜美。”梁永安说。

每一个劳动后的夜晚，他会在茅草房里读带去的两大箱子书。山坡下有红糖厂，榨糖季节，电压起起伏伏，波浪般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读着书，满心幸福。

“怒江水绿油油的，江岸的沙滩银光闪闪，一棵一棵的木棉连起来，像一条火红的燃烧带。满山的橄榄树，地上长着野草莓。”梁永安罗列着高黎贡山的错杂斑斓。在这里，

“50后”UP主的诗与远方

●许晓迪

旅”，从平均海拔4米多的“魔都”奔赴中西部的辽阔河山，钻进那些尚未被全球化扫净的“犄角旮旯”。“在这里，你会得到许多启示——生活到



底是什么？人和自然是什么关系？人和社会是什么关系？人可以和什么人相爱？”

劳动的香甜

在宗塔草原，梁永安遇到一个藏族小伙儿，马骑得飞快，粗犷帅气。他走进小伙儿的帐篷，问：“你羡慕不羡慕火起来的丁真？”“不羡慕，”小



人不过是地球表面一道浅浅的铅笔痕，地球悄悄一转，就没了踪影。他学会了做一个“自然的人”，看一棵树、一条鱼，都有各自的美好。“把世界资源化，万事万物都为我所用，人也是我的利用对象，这就特别糟糕。”他总和学生说，脑子里得装一把螺丝刀，看到金碧辉煌的东西，拿刀往里使劲扎一扎，里面其实还是水泥：“别被世界的表面迷惑了。”

1975年10月，当梁永安坐在解放牌卡车的大车厢里，回头远眺高黎贡山时，他没有想到这个原始的傣族村寨，连同那些与大地相连的劳动记忆，将成为他日后人生中测量世界、时代与文明的标尺。

从电工到“77级”

离开怒江峡谷，梁永安到一家拖拉机厂学电工，不久又去了两公里外的动力厂，拜师学艺。

师傅姓魏，河南人，是个闲不住的劳碌命。他订购各种杂志，有什么新发明就动手来做，默默革新技术。受师傅感染，梁永安也一本本地看书，从汽车电路、半导体线路到自动控制。底层的芜杂生存里，师徒俩越来越亲近，一起手捧大碗，蹲在食堂外面吃饭。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至西南边陲，梁永安把几个中文系名校盘算了一遍，只有复旦大学在云南招生，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填为第一志愿。一天早上，他和两位工友站在食堂外，手里的馒

头刚咬一口，一团鸟粪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打在馒头被咬的缺口上。工友大笑，说这是吉兆，他一定会被录取。第二天，他正在干活，外面有人喊“电报”，他冲出工厂，邮递员把电报送到他手上：“已录复旦，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就出发。”

从云南到上海，梁永安坐了6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随身带着一本清华大学的教材《半导体线路》。

定格在中国当代史中的“77级”大学生，大多携带着一段相似的“劳动前史”，从天南海北走向大学的象牙塔。1978年2月，梁永安住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4号楼宿舍。不久，墙报“百花”的头条位置贴出了同学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连几天，围观者不断，有人拿笔来抄，泪水不断掉在本子上。那一年8月11日，《伤痕》发表于《文汇报》，一个改革时代的大幕初启。

那年的复旦，从东门出去是一片菜地，卷心菜、大白菜生机勃勃。菜地北面，越过一条黑水幽幽的河浜，是火车的货场。梁永安每天傍晚在田埂上背外语，冷不防一只小青蛙就跳到脚上。走在梧桐道上，有时会遇到苏步青校长，轻声问好，彼此笑笑便各自走过。

梁永安最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偏爱唐以前的文章，“大气粗犷，有一种胸怀，把生命赋予天地之间”。《世说新语》里，美男子大大方方地乘车出街，女性站在大路上，肆

无忌惮地手拉手将他围在中间；山涛的夫人会在墙上挖洞，偷看丈夫和嵇康、阮籍两位“帅哥”聊天，“非常直率，不像今天的人，过分矜持”。

从课堂到B站

1984年11月，梁永安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同时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士。导师贾植芳是复旦大学的传奇人物，一生经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老师的话，这句他记忆最深。

那一年，三教一楼的小教室，成为梁永安的第一个讲台。上课前，他坐在教师休息室里，心情庄重，静默中听得到心跳。

从学生到老师，梁永安看着东门外的菜地盖起了宿舍，废弃的货场变身餐馆林立的大学路。“80后”“90后”“00后”相继来到他的课堂，备受启发，以致他的课“供不应求”，选课要拼手速和人品，上课要提早占位子，教室后排总是站着旁听的人。

11年前，他开设了一门课，《经典小说细读》。最后一节课结束时，一位女同学告诉他，因为在经典小说中看到了丰富、深刻的爱情，她认为自己的男友观念太单一，不够“现代”，听了一半课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后一节课上，听到梁永安说“对待爱情要像



欲望设计者

●狄 青



一个搞网游设计的朋友对我说，设计游戏的关键是要“设计欲望”。比如，游戏原本是需要一点点过关的，可当你发现，有些关口花点小钱即可畅通无阻，原本只是“玩玩”的你，便也有了称王称霸的想法。

欲望还表现在游戏的反馈机制上，随着游戏的进展，代表经验值的进度条会增长，它时刻提醒你：你变得比上一秒更厉害了。不管是“等级”“熟练度”还是“成就”，进度条的反馈无所不在。

你在生活中或许是弱者，但在游戏里你成了无所不能的强者，游戏成了实现你“强者欲望”的捷径。

人性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总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打拼，就是欲望被满足后的挥霍；我们是被欲望作用的客体，更是产生欲望的主体。与其说我们被“欲望设计师”设计，不如说我们对欲望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什么愿望都想立马实现，只争朝夕……面对欲望，有哲人很早就提出，要学会忍耐，要有一种克服而力求获得实现更大目标和更大幸福感的能力。

就像剧作家阿瑟·米勒说的：“在这个相信一切都有捷径可走的欲望年代，我们应该学习的最了不起的一课是——从长远观点看，最困难的道路也是最容易的道路。”

（常 鑫摘自《今晚报》）

信仰一样虔诚，对待信仰要像爱情一样深情”，她深受触动，又决定与男友复合。

这个故事令梁永安对“爱情”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青年一代的爱情困境，是时代症候最集中的体现”。2017年，他在“一席”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引发网友热议，之后他又开设线上“爱情课”，从爱情的细枝末节深入青年的精神世界。

2020年10月，梁永安在B站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当代“后浪”苦死的六大困境，你中了几枪》，正式成为一名UP主。

他谈年轻人的“躺平”，是因为“心之所向”与“身之所往”的分离，需要停下来思考人生的价值，所以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他谈催婚，说看到上海郊区登记结婚的平均年龄是35岁，心里“蛮高兴”，因为“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能催的事情”。

他谈教育的意义不是让人在偏狭的道路上出人头地，而是学会“毕生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

他谈单身与恋爱的辩证法：最有资格谈恋爱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他们可以辐射温暖，给别人信心和快乐，而不是匮乏、焦虑，把对方当成资源或工具。

这些视频里，没有“玩梗”，没有“爹味儿”，也没有“媚青”，只是平等地交流。在梁永安看来，青年面对一个空前复杂的世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彼此裹

挟，全球化、中产化、打工仔、佛系……乱花渐欲迷人眼。“逼婚的讲不清什么是幸福，督学的说不明学术独立是因为什么，催人奋进却不知道思想自由的远方在哪里，一边给孩子讲哥伦布的故事，一边期盼他未来生活在保险箱里。太多的‘前浪’不是浪，是原地打转的大漩涡。”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后浪’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全都要新建，那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前浪’能不能体会？”

他愿意做一朵与年轻人同行的“前浪”，就像他在每期视频结尾都会说的那一句：“让我们同舟共济，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佳 妮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文娱”）



关于父亲的几件事



●林特特

1985年，我6岁。

一个夏日午后，我爸给我讲项羽的故事。说到项羽打了败仗，将乌骓马托付给划船来救他的老翁，而后，项羽在江边拔剑自刎，乌骓马已经在江心，但还是长嘶一声，跃入乌江殉主。

我哭了。等我哭完，我爸问：“这个故事好吗？”我点头：“好。”

我爸又问：“这个故事是一个叫司马迁的人写的，你以后想不想做一个写故事让人哭、让人笑的人？”我再点头：“想。”我爸说：“那你要努力啊，这种职业叫作家。”

所以，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理想是当作家。

1993年，中考结束。偏科严重的我，数理化加在一起，只有119分，而我的同桌，光数学一门就考了118分。

拿着那张窄窄的分数条回家，我以为爸爸会骂我。

谁知道，我爸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拉我坐下。他说：“如果你不能门门课都拿第一名，那就在喜欢的事儿上做到第一名。比如，你会写文章，那就把文章写好也行，你以后就靠它吃饭。”

“把文章写好又能做什么呢？”我疑惑。

“起码能进厂里宣传科吧。”在千人大厂工作一辈子的爸爸为我指了条路。

从此，我相信，即便我啥都不会，但只要有一样最擅长的事儿，也能养活自己。

2001年，我大学毕业，很快，去另一个城市发展的男朋友提出分手。事发突然，那段时间，我彻夜难眠，以泪洗面。一天清晨，我皱着眉、苦着脸，问爸爸：“我以后是不是不会再遇到更好的人了？”我爸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满是诧异。他用极肯定的语气否定我的问题：“怎么会？！”

瞬间，我也觉得，嗨，

天涯何处无芳草。那真的是笑谈。

2012年，我刚生孩子，家庭矛盾不断。我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喋喋不休，车轱辘话来回转。我爸在电话那头，等我说够了，安慰我：“你要是真过不下去了，想离婚，我和你妈就去北京给你带孩子，你照常工作，别怕！”

我忽然就笑了，有了这句话，我就有了底气，事情还没那么坏，冷静下来，生活照常继续。

曾有熟人跟我开玩笑：“你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的确，即便兜里只有十块钱，我都不会自卑；即便被攻击得一无是处，我还会想，我起码还有什么不是不错的。而这一切，都只有一个原因——

我有帮我兜底的人，那个人是我的父亲。

（三秋叶摘自“ONE·一个”App）



要有盼头

一对夫妻在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妻子问：“世界这么大，你说咱俩下辈子还能相遇，并且还在一起吗？”

丈夫回答：“能的，不过最好不要再住在这个房子里。”

妻子不解，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丈夫解释：“都下辈子了，这房子还没拆迁，那还有啥盼头啊！”

还有多远

去爬山，刚走没多远，就累得走不动了。我问卖饮料的小贩：“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

小贩一听，眉头都皱了起来：“你买了180元的门票，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妙招

一个很少参加聚会的同事突然来问：“下班一起去吃火锅，怎么样？”

我纳闷：“你请客？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同事摇摇头，一脸无奈地说：“唉，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天天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搞得我身上也一股香水味儿，这要是回家被老婆发现了还了得？我寻思半天，只能吃火锅去去味儿了。”

痛定思痛

饭桌上听到一个励志故事。有个大哥特别贪杯，每次



都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参加完聚会，醉醺醺地跨上自行车，晃晃悠悠往家里骑，结果骑到一个拐角时，眼前一个电线杆没躲过去，直接顶上了，摔了个血流满面，缝了好几针。后来大哥后悔不迭，痛定思痛，决定喝完酒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谁最懒

开学了，爸爸想敲打敲打孩子，就问：“儿子，你们班里谁最懒？”儿子如实回答：“爸爸，我不知道。”

爸爸提示道：“我想你是知道的。你想想，当所有的同学都在用功做作业时，是谁闲坐着东张西望，就是不学习？”

孩子恍然大悟：“老师。”

嘴甜

别人家孩子到幼儿园见到老师都喊“老师好”，就我儿子从不这么喊。他见到哪个老师都是一句话：“老师你今天

真漂亮！”

结果一学期后，幼儿园里的所有老师都喜欢他。

误会

男孩对女孩说：“我们去旅游吧，那天我女朋友会来。”女孩害羞地点了点头：“好，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可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只有男孩和女孩两个人。

女孩问男孩：“你的女朋友呢？”男孩摸了摸女孩的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啊。”男孩又问女孩：“你男朋友呢？”女孩说：“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约定

小夫妻婚前谈判，女的说：“今后，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男的挠头：“我能一直赚钱养家，你能一直貌美如花吗？”

原因

算卦的说我3月会发财，这都9月了，还没应验，我气哄哄地去质问他为什么卦象不准。

算卦的说：“还不是因为你们女人爱变卦！”

安全第一

同事小妹今天给我说：昨晚下班回家，路上行人少，结果包被抢了，她在寒风中发了几秒呆，扭头就往反方向跑。

我问她原因，她说：“我包里就一包纸，我怕小偷发现什么也没有，回来揍我！”



● [瑞士] 吉恩·朱利安
生活瞬间





且将一生草木染

◎方 蕾

喜欢一种颜色久了，便自然而然想穿上这般颜色的衣裳。就如我，总觉得青色是大自然里最超脱飘逸的颜色，每见绿竹猗猗、群松春睡时，就想将这松竹之色，染一点在自己的衣袖间。

我对青色的喜欢，源自一句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指的是青色的衣领，这青色从何而来呢？也许是源自《诗经》里的另一首诗：“终朝采蓝，不盈一襜。”

丰饶的大地上，妇人采了一天的蓼蓝，却连一衣兜也没采满。

采蓼蓝是为了染色。古时，人们会从花、叶、根、茎中提取染液，为织物染色，称为“草木染”。

仁厚的蓝，是草木染最质朴的颜色。是谁在千年以前，染了第一片蓝？那一定是惊艳的一天。从此，日子里万般颜色，竟都可以从自然中来。

蓝草染蓝色，茜草、红花

染红色，栀子、柘树染黄色，乌桕叶染冷冷清清的灰……草木如地母一般，将能量与心意馈赠于人。细心的妇人懂得这般馈赠，采摘、调配、浸染、冲洗、晾晒……多少次反复，终于沉淀出古代中国特有的草木染。草木染丝线，织绣的山河便在春天里绵延；草木染布匹，四季原野就做成了衣裳。

在辽远的时代里，你想要染得一个颜色，可能要等。

等一个季节，等一株花草长成。春有春的风物，冬有冬的清绝，等待一次恰逢其时的相遇，急不得——自然的时令从来都使人敬畏，最早的草木染，像极了长久的情感，耐得住性子，守得住静谧。

这长情里又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栀子花净白，却能染出黄色；石榴花如烈焰，染出的却不是火热的红；蓝靛水薄薄地浸过白纱，微风拂过，颜色竟似凌晨的月光。

那月色里的蓝，便被命名为“月白”。

草木染出的颜色，温润天然，契合了自然万物的诸般气质。秋香、天青、松绿……命名深美，让人不禁联想到意境。中国人对自然的色彩审美和情感寄托，也在草木染中，沉淀悠远。

《红楼梦》里的色彩美学和情感，在大观园的草木染里藏着线索。读到第四十回，我们感叹，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软烟罗，“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四样颜色皆是草木



只要还有小笼包

●蓬山

某老友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美食图片，并配了文字：“疫情汹汹，但只要还有鸭子、辣油馄饨和薄皮小笼包，那么南京就还是南京。”当时，南京出现疫情，形势一度很紧张。但看到这句话，顿时觉得十分减压。

北京人有另外的标准。老

舍《四世同堂》的第一页

上，住在小羊圈胡同的祁

老太爷，“他的家里老存

着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

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

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

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

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

消灾避难”。他奉行的生活哲学

是：“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的。”

那位“四海齐锋，一口所敌”，帮助秦国雄霸天下的张仪，当年被人怀疑偷东西而打得半死，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西方人又不同。“二战”的至暗时刻，丘吉尔到国会演讲时说：“只要《泰晤士报》还天天出版，炸鱼薯条还在卖，英国就还是英国，垮不掉。”当时，物资紧张，很多食品实施配额管制，炸鱼薯条是少数不受限的食物。这道普普通通的街边小吃，给原本士气低落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激励。

馄饨和小笼包，粮食与咸菜，炸鱼及薯条，味道不同，传递的情绪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一种自信倔强，鼓舞人勇敢面对逆境；有的是一种豁达乐观，即使这种达观里略带粗浅，也不影响它具有抚慰人心的奇效。

生活中，免不了有七灾八难，挫折低谷。这种时候，淡定从容与坚持努力同样重要。正因如此，张仪才能够“万事变更唯舌在，三年流落转涂穷”，上演惊世逆袭。

（池塘柳摘自《大公报》2021年8月5日，陈岱青图）

染所得，又各有一种天然气息。宝玉撰写了一篇祭文，其中有一句“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那茜纱便是银红的软烟罗，是用茜草染的，独给黛玉做了窗纱。潇湘馆的绿竹衬着茜色窗纱，是《红楼梦》的色彩美学，鲜明生动的青春爱意，也是宝黛悲剧的草蛇灰线。

草木染颜色，贴合着自然，也投射着人物的气质。即使都是草木染的红，杏子红与石榴红的意蕴也不尽相同。杨贵妃的裙是红花染的，张扬、热烈的红，力证着她的美艳与喜悦；黛玉是茜色；更民间一

点的女孩儿，是杏子红。

还记得那个“单衫杏子红，双鬟鸦雏色”的女孩儿吗？她在《西洲曲》的江畔，遥遥一望，江南水乡的青春光彩，瞬间便让人觉得亲切了。《捣练图》里，穿着杏子红上襦的女子倚着木杵偷闲，寻常女子的生活便声色热闹，栩栩如生。

人生若如草木染，杏子红该是多么从容喜悦的一生。“那林黛玉严严实实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读到此处时，我不由得希望，灵巧脆弱的林妹妹，能夜夜在一席杏子红绫被的环拥

中安稳休憩，仿佛茜草沾着泥土的香气，能妥帖地包裹她的一生。

时间就像草木染着一匹布这般，染着我们的一生，又浸润、沉淀着我们的一份长情。我也愿意对我这一生的草木染，怀有期待与欣赏。

在广阔、丰饶的自然草木间，我愿意做一个“终朝采蓝”的人，把一生悠悠又专注地浸染，染出青青的衣领，染出美好的月白，染出喜悦的杏子红，染出妥帖的草木香气。

（王传生摘自《少年博览·初中版》2021年第5期，马明圆图）



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题目，这里并不是想说新冠病毒是外星人带来的，而是认为，疫情的突然传播与外星人的可能降临，这两件事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人类世界所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重大意外事件。

在过去的30年，人类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在平稳发展，虽然地球上不断有局部的意外和波折，但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打断这种进程。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幻觉：社会的发展将一直是这样直线型的、平滑的、可预测的。但这次全球疫情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幻觉。

纵观人类历史，发生世界性的重大意外事件其实是一种常态，在历史上不断上演，从黑死病到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走向不断被这些意外改变，有些意外事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与此相比，我们所经历的平稳发展而没有重大意外的这30年，反而是一个例外。也正是在这30年中，我们渐渐养成了对未来的一种直线思维方式，这是很危险的。

新冠疫情与外星人

● 刘慈欣

这次疫情其实不完全算是意外事件，因为在历史上，这种大范围传播的传染病曾多次出现，人们对此类灾难并不陌生。但即使如此，当疫情到来时，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使得本来可以控制在局部范围的疫情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在未来，人类世界所遇到的意外事件可能真的是意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也完全不可预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遇到外星人。

人们都认为外星人只是一个科幻话题，但事实上，这个话题是十分现实的。外星人问题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和突然性，也许人类在以后的一万年也不会遇到外星人，但也可能，它们明天就会出现。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属于科幻领域的太空航行方式，比如超光速航行或空间跃迁之类，只设定外星人以常规动力的宇宙飞船航行。设想飞船的速度为光速的百分之一左右，这个设定对跨越恒星际的航行来说是合理的，在现有理论上也是可以达到的。



假设进入太阳系的外星飞船有人类的航空母舰那般大小，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只有当外星飞船到达小行星带附近，人类才能确定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物体，这个距离也就是约3个天文单位。在这个距离上，外星飞船到达地球只需40小时左右，而这给人类留下的反应时间也必定远少于疫情在全面爆发前给人类留下的应对时间。

设想一个天文观测团队发现并最终确定了这个飞向地球的物体的性质，在第一时间，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报告。通过学术途径显然是来不及的，而现在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联合国，都没有处理这个事件的机构。当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勉强可行的汇报渠道，那个机构首先要确定那不是科幻迷的梦呓，而是真的外星飞船，然后才能进一步向上一级机构汇报。等终于走完所有的行政层级，到达国家层面和联合国，并且在最高层面确认这一发现，40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可能40天都不够。

当人类最后确定他们所面对的是何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对于这样的事件，人类从来没有在理论和实际层面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各国都没有做过应对这一事件的紧急预案，也没有被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应对外星文明的原则和策略。

外星人的到来，对人类而言意味着重大的灾难或利益，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框架中，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外星文明的出现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人类对这样的冲击完全没有准备。

人们曾经认为，共同的灾难会让人类团结一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流行证明，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面对外星文明，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势力，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不同的宗教团体，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陷入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冲突，外星人将面对一个混乱而茫然的地球世界。即使降临地球的外星文明是善意的，这也会变成一场灾难；而如果是恶意的侵略，那它们不需要实施任何攻击行动，只需表明自己的意图，就足以使人类世界崩溃。

未来改变历史的重大意外事件可能来自各个方面，除了来自自然，还可能来自人类社会自身。比如突然出现的重大科技突破就可能成为意外事件，如人工智能的智力超越人类，或者发现了使人类长寿甚至永生的技术，都会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如果我们对这些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即使是像这样具有正面效应的意外事件也会成为一场灾难。

新冠疫情提醒我们，对未来，要避免直线思维，但预测未来重大意外事件是十分困难的，在这方面，科幻小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进行思想实验，把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排列得越多越好，虽然我们不可能投入资源对所有的可能性都做出实际上的准备，但我们至少能够在思想和心理上做好准备，这至少能让我们意识到未来之路的形状，知道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折和变幻莫测的。

（冰壶秋月摘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博览”，刘宏图）

超拔

●陈仲义

诗人周梦蝶留下两个细节，很有意思。

周梦蝶吃饭极慢，朋友忍不住问其缘由。答曰：“不这样，就领略不出一粒米和另一粒不同的味道。”

大病初愈后，周梦蝶获得了朋友捐助的一笔钱，结果这笔钱又被人盗走。可是他盘腿微笑，不以为意。

超拔到那样，实在不一般。前者显示心细如针的艺术禀性，后者则表明人格修炼已近不食人间烟火。

（枫林晚摘自《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最不重要 的素质 就是智商

● 施一公

本文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施一公在2015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原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

施一公说：“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学……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在他看来，对于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这3个方面：时间的付出、方法论的改变和建立批判性思维。

我的成长之路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

其实我想讲的是，当你们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么。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

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

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

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两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

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

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



个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

直到博士三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这段经历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

干，并且乐在其中。

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根本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

认识你自己

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更容易自卑。

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要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

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一公，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

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

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

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



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

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

而且，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

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若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

第二，方法论的改变。

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

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一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

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

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

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

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锌指）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

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这才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我认为是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 and 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江雪摘自《记者观察》2021年第22期）



一慌张你就输了

◎张天骄

从容是最让人着迷的一种风度和气质。遇事慌乱是人的正常反应，能镇定自若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会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同样是从容，依然会分出高低优劣。如果是“我自横刀向天笑”，视死如归的正面人物，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如果遇到的是“用烧红的铁条烫自己肋骨，眉头不皱，并且谈笑自若”的土匪，你只会觉得惊悚。

《太平广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唐朝卢承庆做尚书时，专门负责考核官员。有一个官员负责漕运，遇到大风，翻了船，损失了粮米。卢承庆在评语上写道：监运失粮，考中下。那个人神态自若，没辩解。卢承庆认为这个人很有雅量，改评语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个人既未表示高兴，也未表示惭愧。于是卢承庆又改了评语：宠辱不惊，可以考中上。

《世说新语》里关于谢安的记载有好几篇，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捷报传来，丞相谢安看了之后继续下棋，客人问战事怎么样了，他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本来事情到这里很完美了。可《晋书》里记载同样的事情时偏偏多了两句话：谢安回到卧室，由于太高兴，用力过猛，把木屐齿弄断了。史官接着评价道：“其矫情镇物如此。”

公平地说，谢安不是只在这一件事上镇定自若，《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此时距离谢安故去不过几十年，更有发言权。比如谢安乘船出海，遇大风浪，别人惊慌失措，他却神态安闲。比如桓温设宴想趁机杀害谢安，谢安反倒朗诵起诗来，对方最终没有下手。

《世说新语》里有很多关于“雅量”的故事，记述的都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极品：有人是倚着的柱子被雷劈了，还继续写字；有人是家里着了火，还慢悠悠地穿上鞋让侍从扶出去；有人是将军纵马闯入院子，依然面无表情。他们所展现的“从容”让你无法区

分究竟是不是刻意的表演，因为这种镇定自若还被列为任用官员的重要依据。当然，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士族子弟，普罗大众就是再从容也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

晋朝病态地崇尚“旷达”“优雅”也是有原因的。经历过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频繁战乱，处处都是“白骨蔽平原”，这种风度气质，更像是一种对多年恐惧慌乱的补偿和校正。

《唐国史补》记载唐朝受宠的宦官鱼朝恩到国子监，当着百官之面讲《易》，意在羞辱学者王缙和元载。王缙确实十分生气，元载却表现得怡然自得。鱼朝恩对手下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数十年后，元载成了宰相，把鱼朝恩一党剿灭。看风格，这更像一个带有预言色彩的故事。

（月 近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31期，黎 青图）



这么苦，不爱谁坚持得下去

◎张天翼

有时会被问：下剧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是，跟剧组实在辛苦。跟拍战争戏的剧组尤其苦，不仅苦，还危险。

有一次，我轮上一回爆炸戏的采访。去探班，拍摄地设某闲置景区，一棵树也没有，我站了几分钟就被晒得眼冒金星。导演端坐棚中，面前摆放着监视器、饮料、瓜子、薯片、葡萄干、山楂条。所有工作人员一人一帽，且都用各种布料（海盗骷髅图案的头巾、旅馆的白毛巾、枕巾）把眼睛以下的部位包起来，远远看去，这伙人令整个团队有一种乌合之众的气质。

安炸点是拍爆炸戏的第一步，烟火组人员先把错落的炸点选好，在炸点挖坑，填进火药，再放一定量的锯末，最后在上面压一两只用棉线捆扎成的四方小黑布包。烟火师解释说，爆炸时锯末能腾起高一米

左右的烟尘，效果好看。而黑色布包被炸飞后，能营造出“石块飞溅”的观感，也不易伤人。炸点埋好后，每个点插上红色小旗，让全体演员反复走位、试拍，以记住爆炸发生的位置。导演如果不满意，就得一遍一遍重拍，烟火师就要一遍一遍埋炸点。因此爆炸戏拍得最慢。

有爆炸当然要有“伤亡”，要“牺牲”的都在特效组棚子外排队等待给自己安血包。血浆由蜂蜜和咳嗽糖浆混合而成，血包下面，压着一套微型爆破装置，电线埋藏在衣服里，连接着要“牺牲”的士兵手中的操控器。要死的时候，按下按钮，血浆被强力挤出来，效果震撼。

化妆师们在给一位英勇掩护战友的排长化“重伤妆”，化妆师剪破他的衣服，往他的胸膛、手臂、小腿、脸颊上贴棉絮，再用毛笔蘸

了红黑颜料，给棉絮染色。吸饱颜料的棉絮，神似被炸烂的皮肉。

就在排长准备好“壮烈牺牲”的时候，导演发话：“没光了，收工。”当时太阳已落山，也带走了适合拍摄的自然光。花两个小时粘上的伤口，彻底成了无用功，只能带回旅馆慢慢洗掉。我向摄影助理问了个傻问题：“这么苦，还爱电影吗？”他回道：“这么苦，不爱谁坚持得下去啊！”

我听过“暴君”詹姆斯·卡梅隆在片场的行径。很多与卡梅隆合作过的人回忆说，进了卡梅隆的片场就像掉进了魔鬼的深渊。卡梅隆拍过的最艰苦的电影正是《深渊》，至今它仍是电影史上拍摄难度最大的作品之一。拍摄期间，演职人员平均每天在水下待10小时，日落后开始工作，凌晨两点才爬出来吃“午饭”。爬出水箱时，头发结了冰，被漂白的眉毛迎风脱落。该片主演哈里斯以饰演硬汉著称，都因为拍戏太苦哭了。卡梅隆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长久待在水下。与卡梅隆合作过的人对他毁誉参半，不少人觉得他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但又以拥有一件写着“你吓不倒我，我跟卡梅隆一起工作过”的T恤而自豪。

（余娟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粉墨》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青丝 看脸时代

日本一家机构做了一项社会调查，让一些长相俊美的男女模特假扮成刚毕业的大学生，与普通人混在一起到各大公司应聘。结果，模特都被录取，真正的求职者却被淘汰了。情境对比最鲜明的是同样一个问题，模特回答“不知道”，会被称赞是足够坦诚，普通人则会吃白眼：“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调查结论认为，在当下这个需要抢占注意力的时代，长相漂亮的人会获得他人更为积极的回应，在竞争上更具优势。

其实这已是一个人人尽皆知的“老梗”了。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要靠才华”，意指在当今这个以速度和消费为重的时代，一些人凭颜值即可开启辉煌的职业生涯，若在此基础上又能靠本事吃饭，不仅享有进化的优势，还能在道德上赢取更多的盛赞——“靠脸吃饭”是有数据支持的，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高颜值的人比普通人的平均收入要高出12%，比中等颜值的人要高7%。“老天赏饭”这话可不是乱说的。

王尔德曾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是外貌协会会员，声称不懂得以外表判断一个人，是浅薄无知的表现，所以他是通过看脸选朋友，看智商选敌人。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人们除了愿意与高颜值的人建立合作关系——这是人的天性，也喜欢有思

想、有风度、有责任心、秉性善良的人。毕竟漂亮只是随机事件，后天因素才决定不同的个体能否成为更好的人。

明朝时，嘉靖皇帝的妹妹永淳公主选驸马，美男子陈钊本为第一人选。不料有人上书，历数陈家的不是，指其无德，陈钊于是被剔除。美少年高中元上升为大热门，宫里的妃嫔、太监都看好他。然而，章圣太后在面见高中元后，亲自否决了他，挑了另一个候补人选谢诏。

谢诏年少即已谢顶，颜值与前两人没法比，永淳公主认为自己接连与两个英俊夫婿失之交臂，最后却嫁了一个颜值最低的，内心不平衡，婚后经常找碴儿拿谢诏出气。谢诏找了一个机会，以河南同乡的名义邀请高中元到驸马府上做客。席间，永淳公主躲在客厅的窗户后面偷窥，见高中元空有一具好皮囊，内涵不足，在气度从容的谢诏面前，活像一个乡野村夫，内心郁积的苦闷顿时一扫而空，遂收心与谢诏好好过日子。

我年少时也曾心有抱怨，为何爹妈没给我一张人见人爱的脸，但到了今天这个年纪，再想起当初的幼稚念头，便会为之一笑。一个人接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平常人生，就知道拥有普通人的颜值，是完全够用的。

（陌上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9期，呼葱觅蒜图）



有鞋穿的人，不会光着脚

●脆皮先生

1

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惨痛的事情。一天凌晨4点，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229国道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满载着乘客的拖拉机被一辆大货车追尾，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

车祸现场相当惨烈。拖拉机的车头被撞得和车身完全分离。车头还在马路上，车身却飞到了好几米外的深沟里。可想而知，坐在拖拉机后面的乘客们，当时遭遇的是多么巨大的冲击力。

很多人不解，凌晨4点，拖拉机拉着这么多人要去哪里？

很快，遇难者的身份就揭晓了。他们大部分是周边村子里的村民，准备一起去20公里外的地方采摘万寿菊。

万寿菊是一种药材，当地的很多农民都以采摘它为生。只是，采摘必须赶早，一般在凌晨4点左右就要下地干活。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只能靠拖拉机。凌晨2点左右，拖拉机就开始在各个村子之间接人，下午5点左右才能回来。

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却没想到一夜之间，天人永隔，家庭离散，凌晨的一句再见，成了此生的永别。

2

这本是一件令人痛心的意

外，然而，在新闻的评论区，我又看到了一些让人无奈的声音：

为什么要坐拖拉机去，不能开车吗？

为什么要坐这么多人，出了事你不是活该吗？

为什么要这么早啊，等天亮了能看见路了再去不行吗？

种种疑问背后，未经他人苦，所有你自以为合情合理的猜测，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谁都知道要舒适，要安

全，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做选择。

这些人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有网友一语道破真相：“为什么不在白天去？因为很多人的丈夫都在外打工，她们白天要照顾老人和孩子。”

是啊，人人都想住高楼，但总有人是一身锈。

这世上，有鞋穿的人不会光脚跑。要是都能选择安稳，谁愿意颠沛流离？

3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说：“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拥有你的优越条件。”

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喜欢以己度人。你习惯了灯红酒绿，看惯了热闹繁华，便以为人人都是如此，谋生的艰难不过是偶尔报道出来的新闻。但这不过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以为不存在的苦难，也许是别人的整个人生。

微博上，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在外面的篮球场里打球，一个老奶奶始终站在远远的地方，朝他的方向张望。他打了一个小时球，老奶奶就站了一个小时。直到他准备回家，开始收拾东西了，老奶奶才走过来问：“孩子，这些矿泉水瓶你不要了吧？能给我吗？”

他一下子就觉得很难受。





一个矿泉水瓶不过几分钱，平时微信群里几毛钱的红包我们都懒得去抢，却有人愿意为了这几分钱而付出一小时的等待。

小说《十宗罪》里说：“有时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却看不见社会底层最悲惨的世界。”

在我们不曾了解的地方，总有些未曾被看到的辛酸。

4

网上有人提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生活很难？

有一个答案让我念念不忘。

他说：“放学回家，看到妈妈在牛圈里，用擀面杖打牛。因为牛挣脱了缰绳，跑到粮仓里，糟蹋了很多粮食和瓜果。”

他妈妈边哭边骂：“你咋浪费粮食啊，你咋这么不听话啊。”他呆呆地看着，牛眼睛里也流着泪，他顿时觉得好伤心。牛是庄稼户的命根子，你打它，它也不懂，但那时候，他突然觉得，牛是懂的，因为它都不躲，流着眼泪，就默默站在那里挨打。后来他爸爸说，牛是饿极了才挣脱的，最近它干活多，又总是吃不饱。

从此，他的记忆中总是清晰地浮现那个瞬间。从此，他知道牛很辛苦，爸妈很辛苦，生活不容易。

想起那个在珠宝店门口，卖力表演的恐龙玩偶。表演结束，玩偶服被脱下，里面露出一张大汗淋漓的苍老面孔。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他却要



耐着高温，努力谋生。

我也记得那个从不肯吃午饭的农民工父亲。为了省300块钱给孩子做生活费，他中午只能饿着肚子，还要坚持做完一下午繁重的工作。为此，他常常被工友嘲笑。他无法辩驳，只能眼含热泪地解释：“我也知道饿，但是娃上学要紧。”

我很喜欢一句话：这世界本就是各自下雪，各有各的隐晦和皎洁。

我们趋行在人生的旅程，在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注定无法对别人的苦难完全感同身受。

只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那种有苦难言的时刻，所以才更应该理解他人的辛酸。

我们或许比他人幸运一点，但也该因此而更加善良。为何要对别人的难处指手画脚？谁的人生不是在负重前

行。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拼尽全力，不过是为了过完平凡的一生。

无论是在高楼大厦里做精致的白领，还是在乡野泥土间做劳苦的农人，我们的人生都将归于平凡，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请不要说，为什么会有人为了省100块钱，而坐几十个小时的硬座；不要问为什么会有人，连几毛几分钱也要在乎；不要指责那个为了生活拼尽全力，却仍不如愿的人。

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人，眼里不应该只有星辰大海，也要装得下人间苦难。对任何未曾经历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保持基本的善良。

（土豆爸爸摘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

下班路上

●许立志



晚风吹送着
在风里我听到一位小贩
的叹息

一对情侣的欢笑
我听不到日子的逝去
人行天桥上走过更多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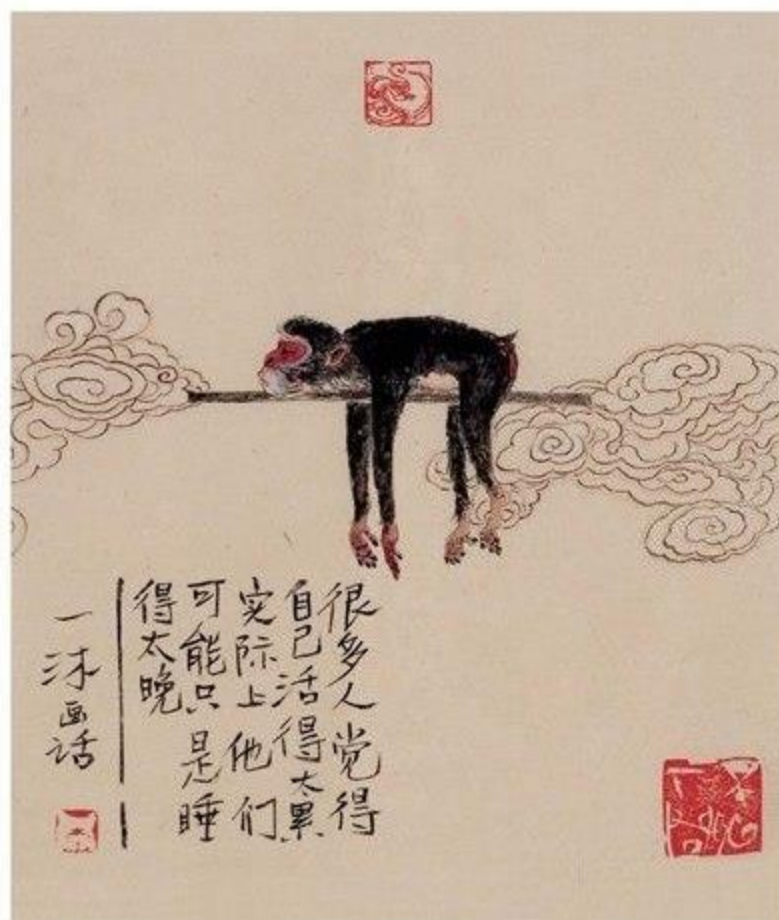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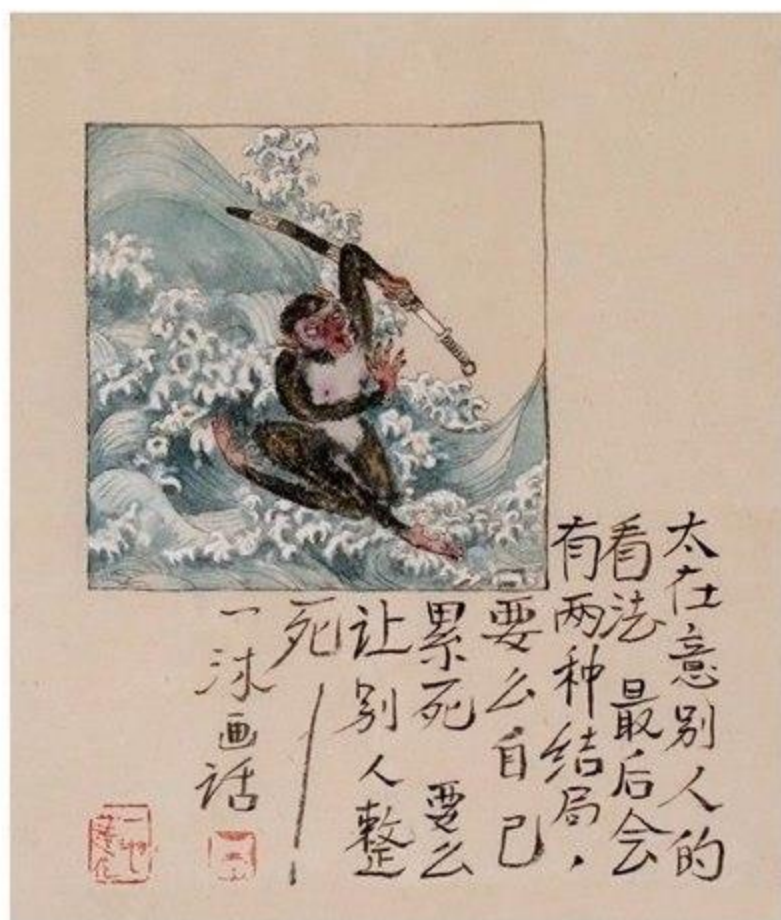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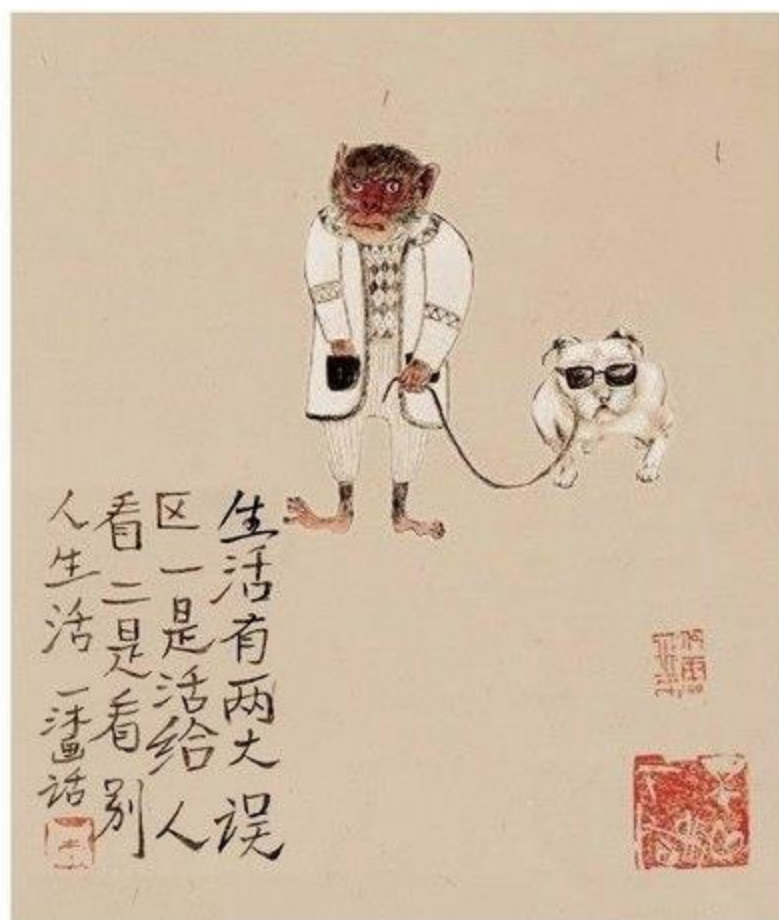
心藏疲倦，又携带希冀
霞光在眼里溢出来
像盐水，又像彩虹
我像一位送水工
在路灯下，扛着落日回家

（晓枫摘自作家出版社《新的一天》一书）



猴子虽小

●李加凌





(摘自新浪微博@一李加凌)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

而母亲的理由说得令人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跟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般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人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前一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我脑海的最深处，再见到它，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墙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摸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是从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趴在窗边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

群山。

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走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整整一个童年。

老屋窗口

◎余秋雨

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对我而言，这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要融化了。或许会做一个关于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





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入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正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了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喏，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的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看到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走向学校。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成了我们学校上

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女孩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安排了婚事。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霎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了声“跟我走”，便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看着都像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掉，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个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时，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经常感到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贵任。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

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能识文断字。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乡人发现她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写书信、查契约时，都将这些视为奇事。好多年后，母亲出门时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她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

那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住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辞。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河英的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将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婆家”的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





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的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一种事先的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便早早地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她的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

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伸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喊噪，喊噪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

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从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重景象。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相当

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女教师，希望让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惯这样的学生。

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口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对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我们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姓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有四个姓！”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过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间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个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

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吧，反正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

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将这个话题谈下去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下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她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她连我的名字都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自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过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明泽传媒”，尹成伟图）



假作真时真亦假

●蒋 曼

一次与先生拌嘴，事后仍愤愤不平。女儿在旁边可怜巴巴地问：“你真的不喜欢我爸爸？”我余怒未消：“对，很讨厌，不喜欢。”女儿认真地看着我，想了好一阵，给了一个严肃的建议：“你可以假装对他好。”我觉得很有趣。但依然用生气的口吻说：“不行，假的就是假的，装不像。”女儿热忱地安慰我：“不怕的，装一装就变成真的了。我们小朋友就是这样，本来不喜欢一个小朋友，假装和她玩，玩着玩着，就真的喜欢她了。”假装的时间一长，就自然成为真的，小姑娘的童言中确实有天生的清透和通达。

《资治通鉴》中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魏王问孔斌，谁是天下的高士？孔斌说，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如果退而求其次，鲁仲连勉强能算一个。魏王不悦，说鲁仲连总是强迫他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无非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此人表里不一，不是正直的君子。孔斌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意思是只要坚持不懈地装下去，装一辈子，也就成为君子了。

女儿和先贤有着同样简洁的哲学智慧，世人却常常在非黑即白的坚持中失去从容周旋的能力。时间不仅铸就永恒，也能让物换、让星移，真假交换。

《无悔追踪》是一个假装成真的现代版故事：教书匠冯静波表面上清高儒雅，是个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却是个潜伏的特务，只是一直没有等到上级的指令。30多年

来，他一直被民警邻居肖大力怀疑、监视，只能以静制动。虽然他内心抵触新社会，却只能假装成正常的百姓，隐忍地生活。他不但躲过了多次险境，还因为乐于助人被评为区劳模。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故事。因为必须装成一个新社会的积极分子，时间久了，就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和政治立场，开始理解新社会、新时代，成为它真正的拥护者。

对喜欢万事泾渭分明的人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提醒：生活中，许多事并非界限分明，真实与虚假也能发生转化。如曹雪芹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装，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规范，一种约束。从行为习惯的角度讲，当人们长期坚持某种标准，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虚与委蛇，时间一久，终会自成习惯。人之初，性有善恶，我们总会按照世界的规则去克制自己自私脆弱的一面。这样的装，

实际上是一种修为。

心理学家认为，为了保持认知平衡，人会想办法让自己言行一致，不然会因为认知失调造成紧张和扭曲。当我们努力装成某种样子时，我们会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有句名言说得好：注意你的想法，因为它将成为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它将成为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它将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将成为你的性格。

（果 果摘自《时代邮刊》2021年第4期，王 原图）





没有天赋怎么办

●冯 唐

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困扰：这件事我必须做，但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把它做好，怎么办？两个字解决这个问题——“有常”。简单地说，就是坚持，没天赋也能活，甚至能活得挺好。

举一个曾国藩的例子，他说：“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人生的第一美德，是你能坚持做一件事。他拿自己写毛笔字做例子，“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他在写毛笔字这件事上，非常努力地去思考和尝试，结果呢，什么变化都没发生。

“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最近每天写，一直坚持没间断，就会发现每月都有所不同，每年都有点进步。“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其

实不分年纪大小、事难做不难做，只要你有恒心、恒行，都能成功。这是曾国藩告诉我们的，如果你必须做的事上，没有天赋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写字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为从唐朝开始，人们就是从“身、言、书、判”这四点，去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干，值不值得被信任，会不会进一步升官。而皇帝喜不喜欢一个人，“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

曾国藩在其他三个方面强，在书法上却没有天赋，但是他的书法够实在、够用，也不难看。没有天赋，想多少也没用，你的天花板摆在那儿，你成不了王羲之，也成不了王献之。但没有天赋，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果，你形成一个好习惯，坚持做下去就会见效。

曾国藩在书法上没有天赋，但是下了功夫。他每天都写，写出了一手不难看的字，自娱自乐，间接能娱人，也能应酬，给寺庙题个匾额，给同僚写个对联，够陈设，够美观，不丢份。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国藩在书法上没有天赋，只是写得说得过去，但他的书法到现在价格都不错，字因人传。买字的人能从曾国藩亲手书写的笔触里、文字里，汲取到精神力量。书法本身的美重不重要？重要。是不是绝顶重要？倒不一定。

另外，能够到自己的天花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认为自己没天赋，索性就不够了。懒人说，路上有狮子，我就不上路了。还有些人，没有够到自己的天花板，这就过不去了。这都有问题。

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天赋或者天赋较少的方面是财





对于博物馆内禁止拍照的原因，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解释是为了保护文物。但事实上，正常的拍照并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害，唯一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只有闪光灯而已。

从理论上说，几乎所有光线都会对文物造成损伤，尤其是紫外线和红外线，会对器物表面造成结构性的伤害，促使其老化。因此，无论什么文物，最理想的保存环境都应该绝对无光。

但光线对博物馆的展览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根据各种文物对于光线的敏感程度，文物保护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严格控制文物在展览过程中所承受的光照量。

闪光灯会对文物造成什么影响？一般来讲，常见的展品中，织物、纸张类是最容易受到光线伤害的。据了解，黄色、茶色和红色丝绸在光照下容易褪色，光老化作用对白色丝绸影响最小。光照对黑色、红色、茶色丝绸的丝纤维产生的破坏力较大。

发生褪色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光作用使丝纤维上的染料颗粒(或丝胶、污垢颗粒等)发生变化，闪光灯里的光元素也会引起丝绸颜色变化，造成白色丝绸变黄、染色丝绸褪色。由此可见，至少对于丝织品、古代纸张，闪光灯的频繁照射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织物常用有机染料增添色彩，而另一个彩色世界——绘画，还会用到无机颜料，比如铅白、朱砂。那么，使用无机颜料的藏品，如油画，是否能逃过闪光灯的“追杀”呢？遗憾的是，不能。

比如亮黄色的绘画颜料中有一种叫硫化镉



博物馆为什么不让拍照

●科普中国

的成分，这种成分因着色力强、稳定以及颜色鲜亮，广受莫奈、凡·高、毕加索等大师的欢迎。但是在可见光的作用下，硫化镉中的硫会被逐步氧化成硫酸根，最终使颜料被完全破坏。

另外，皮革、皮毛、羽毛也属于光敏性文物，微小的光线变化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还有一些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脆弱的物品也禁不起闪光灯的反复折腾，比如动植物标本、骨器等，也会在光照的条件下氧化、分解。

所以，博物馆里禁止拍照也是有依据的。就算现在大部分的博物馆对拍照没有令行禁止，但大多会在注意事项里注明：禁止使用闪光灯、自拍杆等。

(风清摘自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视觉中国供图)

务。我27岁念MBA之前学的都是理工科、医科，对财务一窍不通，而且我确定怎么把两个账配平、把一个账本研究透，不是我的天赋所在。我用的办法，有点像曾国藩练书法，多学我不懂的，多学我没天赋的。MBA只读两年，我学了6门财务课——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法、财务报表分

析、企业金融、中级会计，占了我MBA课程的近40%。

MBA的这些课程对我造成的短期影响全是不好的，很累，睡不好觉，吃得也少，课程成绩不好，老师也不喜欢我，但长期的好处就是补足了我财务方面基本功的不足。中长期的好处是，现在别人拿财务报表骗不了我。我能配平

账，也能看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表，甚至能看懂七七八八的税，当个独立董事没有问题。

在必须做的事上，没有天赋怎么办？迎难而上，我就干它，我多安排时间干它。

(莫莫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冯唐成事心法》一书，杨向宇图)

那个年代，大家为什么爱去法国留学

● 尤 蕾

1920年6月25日，陈公培从上海坐船前往法国马赛。他随身携带的，除了陈独秀给留法勤工俭学的长子陈延年的一封信家书，还有一份刚刚拟出的党纲草案。

100年前，马赛是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达法国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下船，开始自己在法国的学习和生活。

1919年春天到1921年1月，共有20批总计18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同样的方式漂洋过海。几十年后，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中国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纪录片《留法岁月》拍摄到大量珍贵史料，试图通过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历史人物，真实再现留法学子在法国的历程。

他们是当时的“后浪”。在那个以启蒙和革命为主流的大变革时代，留法学子们远离祖国，在法兰西这片土地上，上演了诸多关于个人与时代、当下与未来、梦想与奋斗的故事。

站在新世界的入口

对于这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岁月》制片人、总撰稿池建新反复提起一个名

字：李石曾。1902年，清朝重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赴法留学，成为中国留法学生第一人。在巴黎，李石曾创办华法教育会，成立中国豆腐公司，在华工中实行“以工俭学”。在国内，他在北京建立“留法俭学会”，在保定布里村创办“留法工艺学校”，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

“正辟留学途径，造福贫寒子弟”，这些举动猛烈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文化教育的旧传统，打破了只有权贵官宦子弟

能够出洋留学的惯例。1919年3月开启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只需要留学生自筹400块大洋”。

这使得平民青年获得了绝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与青年对于新思想的追随，也与此前欧美社会变革的余波相承接。19世纪以来，欧洲发生了连番递变——贵族逐渐没落，工人规模壮大，知识分子提出变革主张，推行义务教育，培养工党骨干，工人运动迭起。





从欧美传导至中国的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思想，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推广，为苦于寻求出路的中国平民青年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方向。五四运动不少活动分子或领袖成了勤工俭学生。郑超麟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定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

民国初年，工读思想、“劳工神圣”思想同步并进，互为表里，结合青年热切的留学愿望，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大潮的出现。

在巴黎，生平第一次见到地铁的农家青年何长工，仿佛站在新世界的入口。他惊异于经过塞纳河的地下电车从河底驶向地面的感觉，“一下由水晶宫翻到了南天门”。

每隔两个月，华法教育会就会安排专人在马赛港迎接勤工俭学生，之后便安排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工作和学习。

王若飞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圣夏门钢铁厂一天的生活：作为翻砂工，每天上午要完成四个半小时高强度工作，在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读半小时书，下午继续做工。李维汉与李富春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倡导共同存钱、共同支持、共同读报等；同在圣夏门钢铁厂做工的李立三则开始有意识地观察法国社会、研究法国工人，他的师父是法国共产党员，也是李立三共产主义信仰的启蒙者。

走向革命之路

在《留法岁月》中，我们看到以新闻报道与历史照片重现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驶向法国的一幕，那是在1919年的春天。

在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中，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高大青年，他是第一次来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所在的新民学会，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在新民学会的推动下，当时的湖南省，尤其是在长沙，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据公开资料显示，在18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400人来自湖南，人数仅次于四川学生。作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毛泽东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这次欢送会。

1920年6月，为组织革命活动、资助一部分在法留学的同志，毛泽东曾向章士钊借款2万银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都会拿自己的稿费偿还这笔借款，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还清。

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部分先进分子走上了革命之路，其中约400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

《留法岁月》重访了蔡和森的露天“教室”——杜吉公园，用绘画的方式重现了他初到此地的那个冬天的情景。蔡和森常常带着一本字典，读书、看报，自学法语。仅半年

时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重要章节，就被蔡和森翻译成中文。“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使他越发坚定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拯救中国的信念。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批实践者与领路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都是该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回国后，蔡和森、陈毅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参加过“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的学生，很多都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国内大革命。

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经过“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重新思考留学的意义：赵世炎彻底放弃了做工、读书的梦想，开始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未来进行深入思考；而在赵世炎的影响下，起初的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等亦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此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求索，在革命思想上日臻成熟，一代觉醒青年的形象呼之欲出。这群青年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赤光。

巴黎十三区，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曾住在这里的一家小旅馆，房间很小，放着一张单人床。1922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创办《少年》杂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任书记。开

会、办刊，就在周恩来这个小房间里。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邓小平负责刻蜡版、油印，晚上无法回住所时，经常在这里打地铺。1924年7月，邓小平接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而《少年》也已改名为《赤光》。

在与法兰西远隔重洋的中国，《向导》与《赤光》遥相呼应，而那些曾经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已经成为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和主力。这是一代青年在时代的召唤下做出的选择。

师夷长技，科学救国

《留法岁月》全景式地呈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两条主要脉络——革命与学术。二者并行不悖，无论是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还是怀揣科学救国理想的科学泰斗和专家学者，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拍摄过程中，《留法岁月》团队找到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的档案。提及此，让池建新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为人所知，受篇幅所限，片子也未能将他们的故事尽数呈现，“我们也不知道大多数人后来去了哪里”。即便如此，池建新仍觉得，他们那一代青年的精神与信仰在今天弥足珍贵。

回到20世纪初，这些青年出发时的那个中国，是那么积贫积弱，他们迫切希望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后来成为元帅的聂荣臻，在

“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失败后，仍抱定勤工俭学的初衷，到比利时寻求进入大学的机会。1922年，他通过沙勒罗瓦劳动大学的考试，进入化学工程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居里博物馆中，唯一的中国面孔出现在一张老照片上，那位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中国人就是郑大章。他是1920年4月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是居里夫人第一位正式的中国学生，也是世界放射性化学领域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他成为中国放射性化学的奠基者。

历史像一张由人与事织就的大网，从一个点发散开去，总能看到每个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密密麻麻，盘根错节。

郑大章师从居里夫人时，可能从未想过，自己就此开启了中国科学家与居里家族的友谊之门。居里夫人曾经给里昂中法大学写信，帮助郑大章争取延期奖学金；博士论文写成后，郑大章决定把它献给居里夫人。

1927年以后，里昂中法大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重要的求学平台，除了郑大章，中国细胞生物学及实验生物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洗，植物学家林镕，化学家赵雁来，文学家张若名等都是受益人。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践行科学报国信念的主要去处。

居里实验室在1947年又

迎来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就是杨承宗（郑大章的学生）。仍旧是受到严济慈的推荐，杨承宗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4年后，杨承宗即将博士毕业，伊雷娜·居里在举办的庆祝仪式上举杯表示——“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干杯”。

居里实验室的后花园，是1934年郑大章与老师居里夫人告别的地点，17年后，伊雷娜·居里同样在这里送别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回国后，杨承宗为中国开启放射性化学研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所用的铀原料，就是他带领的团队提取的。而领导原子弹研制的总指挥，正是曾经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聂荣臻。

《留法岁月》这部文献历史纪录片，将青年个体嵌入时代发展的洪流，让个人选择与历史趋势不断交织，在勤工俭学的大主题之下，最终完成了群像描摹。在池建新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从不缺乏家国情怀与坚定信仰。这一点在留法勤工俭学生这个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片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镜头匆匆扫过曾赴法勤工俭学、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汪泽楷墓碑上的碑文——“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李晨图）



父亲每次来首尔，我和妹妹都会到机场去接。陪着父亲前往位于汝矣岛的家的路上，我们会向他汇报一下近况，就像在开一个简单的发布会。

要在女儿家住上几天，父亲大概也想事先了解一下情况，所以他很喜欢在车里和我们聊一聊。

妹妹先说完后，我开始讲最近的烦心事。我抱怨儿子已经是中学生了，本来希望他能好好上课外班，但是他一天绝不肯去超过一个的地方，令我很生气。

“他放学后要先睡一会儿，吃点儿零食再去课外班，既然去了，把英语和数学都上了多好，但他说一天只能上一科。我再怎么劝也不行，难道是青春期到了吗？”

父亲只是静静地听着。

“也没法强迫他。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不愿做卷子，我硬让他做，但做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说讨厌这种重复练习的方式，实在学不下去。我说已经交了一个月的钱，就学一个月吧，结果他做题的时候居然呕吐起来。这孩子真是没办法强

查理·芒格一个人旅行时，无论公事、私事，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便会乘坐自家的私人飞机。查理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有人问查理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优秀的配偶。查理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对方，因为优秀的配偶都不是傻瓜。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

迫，他这个年纪正是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一直默默听我讲的父亲突然说道：“现在不是才初一吗？”

“是啊。”

“初中生的碗只有这么大，你却想像瀑布一样往里倒水，他能盛住吗？”

这句话的意思，我马上就领会了。碗小，却把水管拧得“哗哗”地往里注水，水就只能往外流。

“青春期的时候碗很小，如果一下子灌得太多，就只能往外漏。”

父亲还说：“如果拼命倒水，有的碗还会碎掉。”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聊其他事情的时候，父亲常常言简意赅，但只要说到孩子，父亲总会比平常听得认真，一定要讲到我明白为止。

从父亲的话中可以想象到，在抚养我们的过程中，他等待、忍耐了多少次。我也明白了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守望着笨拙的我，他知道我的碗小，需要等待。

（张 愚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父亲的话，女儿的路》一书，厚 闲图）

看好碗，再倒水

●〔韩〕宋贞渊

◎赵 杨译



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

●李 录

对自己要要求严格，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他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既理性又愉快，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晚年的查理时常引用下面这句出自《天路历程》中真理剑客的话来结束他的演讲：“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

（语 冰摘自中信出版社《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一书）



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分配

● 庄小哥



如果你问一个人，在恋爱中最想要的是什么，小孩子的回答不外乎“想要很多很多的爱”，而成年人——要是他整明白了——必定会说，“想要有更多的控制感”。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情感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情感各有各的不幸。那些不幸的来源，便在于失控，通常由一方的失控慢慢演变成双方的失控。

不管我们多么想掩饰或者淡化这一点，浪漫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在广义上把这种权力定义为伴侣各自影响对方和指导关系的能力。当人们安于自己身处其中的角色时，主导者和从属者都能比较愉快地胜任自己应尽的职责，如此便能合作良好甚至婚姻美满。但现实中大部分人都不太能演好自己的那部分。这一点也不奇怪，想想人世间的其他权力关系好了，在职场中、在电视剧里，每个人都演得恰如其分的情况是很罕见的。而一旦演崩，旁观者立刻能准确地指出谁演得比较差。

社会科学和人格研究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持续分析浪漫伴侣之间权力水平的差异，以及拥有或缺失这种权力对于关

系满意度的影响。这是一个关于平等和平衡的问题，并且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更多停留在对已婚人群样本的研究上，结果显示，通常丈夫会比妻子拥有更大的权力。但仅仅是恋爱关系，这个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1994年，彼时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博士戴安·菲尔姆里以《谁占上风？浪漫关系中的权力》为题，探讨了年轻未婚人群在浪漫关系中的权力以及性别差异。她发现，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如果把问题细化，具体针对权力分配、决策制定和情感参与这几条来考察，就会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自认为在这些方面做到了平等。

一种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即一定程度的男性主导被认为是公平的。这样的结构符合社会预期，尽管在年轻男女中还不存在很大的社会资源差异，但随着他们走向社会，这种差异就会深化，从而反映在权力分配上。

而在20多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一种变化趋势，即女性占据上风的比例开始提升，这也非常符合我们的认识，因为总体而言，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女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在提升。2017年有研



每个美妙的夜晚，星星都会从树叶间钻出来铺洒清晖。通向布朗平原的陡坡上有一片山花烂漫的荒野，无风的日子花香会一直沉到谷底。

树荫合抱的河段用各种声音唱歌，水流或是浩荡流淌，或是奔涌急冲，或是欢腾前进；拂过蘸水的莎草、灌木枝和青苔覆盖的石头；在水潭里打着旋，遇到野花缤纷的小洲就分为两股，跨越时溅起灰色和白色的水花。它们的歌声那么欢乐，基调中却有一种庄严的低音在回荡，让人想起大海。

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



夜

◎〔美〕约翰·缪尔

◎刘 颖译

这段山居岁月里的每一次黎明、日出和日落——玫瑰色的晨曦悄悄弥漫到星辰之间，将湛蓝的夜空染上水仙

花般的清透黄色；平直的光束倏地向远方奔涌，扫过一道道山脊，轻抚一排排松树，用柔和的光线唤醒这些威仪赫赫的群山之主，让他们在暖意中醒来，在山间欢快地闪耀。阳光如金的正午，雪花般的云朵垒起高山，大地焕发着喜悦的光彩，恍若神祇的脸庞。

日落时分，森林静默肃立，等候着它们的是晚安祝福。这一切都将是神圣的、生生不息的、不可虚掷的财富。

（月照林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夏日走过山间》一书，〔美〕James R.Eads 图）

究表明，男性主导关系和女性主导关系的比例已经差不多，权力均衡的状况也慢慢多了起来。

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差异未必导致关系的不稳定，相反，许多研究是支持好的权力结构更有利于关系稳定的。这当中，主导者如何作为至关重要。2013年，加州大学的阿米·戈尔登和塞伦纳·陈两位学者发表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简报》上的《权力是帮助还是伤害？浪漫关系中自我——他人关注在权力和换位思考中的调节作用》一文指出，如果主导者更注重自我，那权力会使得他更加忽视伴侣的想法和感受，但在那些更注重他人的人身上，权力则促使他们更加去关注伴侣的所思所想。

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霸道总裁”的烂俗设定迄今还这么吃香，因为很多人都在幻想有一位贴心的关系主导者去搞定恋爱中的所有事情。但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你想多了，因为浪漫关系中出现天生的领导者的概率是有限的，拥有权力并不会让一个人对伴侣更感恩、更体贴，对他人更有亲和力。社会

科学中关于其他领域的发现无一不认为，权力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自私自利和自我陶醉。

2020年，来自捷克查理大学和捷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的学者们指出，权力分配平等的恋爱关系的满意度普遍高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具体而言，感到自己权力水平更高或更低的男性都更容易对关系感到不满意，而女性只有在感到权力水平低的情况下会感到不满意。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权力分配均衡的关系会具有更高的关系质量，但这种平衡在现实中达成的比例较低——这和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权力有关。2021年，德国班贝格大学和马丁·路德大学的两位学者发文指出，恋爱关系中的权力不应该再以收入水平和职位高低为衡量标准，而是需要去测量个人在这段关系中实际感受到的权力水平，比起前者，后者更能反映一个人对关系的满意度，这是当代浪漫关系中更为突出的特征。

（明 梅摘自《城市画报》2021年第8期，肖文津图）

在我9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9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地

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

“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

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它一直在那儿。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

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公和外婆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佳修写的是《外婆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

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指向同一处地域、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

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啦！”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

外婆家的客厅永远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烟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

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门后放着外婆留给它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

外婆家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溪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

外婆家，外公家

● 啤桃



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地，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

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

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竹枕，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它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它上缴几根头发。

外婆的照片，被高高地摆放在大门正对着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

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

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稳稳地插在照片前，再轻轻擦去镜框上的灰尘。

那时候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后来，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

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

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糖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糖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腿上摸他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

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糖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里，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糖妹妹放学。

糖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

（李金锋摘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李小光图）

人有一双耳，分居两鬓，是咫尺，也是遥对。借两扇软耳，却能听世间高声低响、众声纷纭。声息远近，言语冷热，入耳便知，想想实在是妙事一桩。

咬耳的话，也就是窃窃私语，不是人人都可以听的，于是，藏着深深的“秘密”。试想，耳朵若是被咬，一定非痛即痒，非平白无故的耳边风可比。

震耳之声，除了雷鼓大作这样的喧天响动，便是一个人可以只言片语就让你别有洞天。此时，声音并不见得大，却足以振聋发聩。

小小顽童，常常招来“揪耳”的训斥：叫你没耳性！

耳性是什么？是过耳不忘。可到后来，我



耳得为声

●草 予

二，欣欣向荣。

什么声音不忍去听？

最是乡音！直教异地的游子们，听一回，老一回。

（千里清秋摘自《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1年7月）

们会发现生活并不一定需要好记性。该忘则忘，才不拧巴。“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耳畔的风吹不起心中涟漪，才是真正活出了自我。

什么声音好听？

人与人之间，真话最好听，虚情假意的话早晚会被时间明证；天地之间，真实的声音最动听，万物的声音，自由且独一无



奥运叙事

● 吕 品

在英国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直播，感觉确实比过去几届低调得多。英国媒体对开幕式的评价，我听到的描述有“沉静”“简洁”，甚至“凄美”，等等。

相信东京奥运会主办方几年前设计开幕式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传递这样的信息。从一些报道中看到，主办方原来是想借助这次奥运会，向世人展示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已经恢复生机。在这一点上，2020年的目标是向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看齐，因为正是通过那一届奥运会，日本向

世界宣示自己走出“二战”的阴影，重回国际社会。

这几天看了日本导演市川昆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拍摄的纪录片，颇有感触。当年组委会请这位刚刚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导演拍片，大概是想拍出一部有史诗感的宣传片。市川昆真的创作出了一部极其出色的片子，却不是组委会想要的样子，最后，组委会剪了一个官方认可的84分钟版本。但是市川昆自己出了一个163分钟长的导演剪辑版，1965年在日本公映时，创下了电影票房纪录。这一纪录直

到2001年才被《千与千寻》打破。

我看了导演剪辑版和另一个两小时长的版本，大概能明白为什么导演剪辑版不被组委会接受。这个版本中当然还是有许多展示运动员矫健身姿的镜头，但同时又将大量篇幅用在一些看起来是细枝末节的地方：运动员在热身准备时的紧张专注、竞赛期间的痛苦挣扎、失败后的沮丧失落，甚至还有取胜后的空虚。比如为表现女子80米跨栏决赛，导演花了比赛跑更多的时间展现运动员们是如何在赛前几分钟内让自己保持镇定的；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刚一结束，镜头立刻从终点全景转向名列第四、与奖牌失之交臂的日本选手独自默默游开的场景；日本女排在决赛中击败苏联夺冠，教练大松博文的神情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如释重负。

市川昆的片子不符合组委会对奥运的“正面”叙事，但更接近真实世界。运动员必须将竞技水平和心理状态调节到最好，克服内心的紧张和焦虑，超越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即便如此，失败的概率仍然更大，因此即使是在喧闹的赛场上，运动员们的内心仍然是无比孤独的。

许多人说本届奥运会没有观众，失去了运动员和现场观众的互动和由此带来的观赏性。在我看来，经历了一年多疫情带来的封城或各种管制措施，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概更能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理解没有现场观众声援的运动员们孤



这不是最佳方案，可我们都不后悔

● [美] 阿图·葛文德

在多年从医生涯中，我始终有这样的感慨：这个职业终究还是要以人为本。接连看过3个病人后，你会无可避免地发现，你所学的知识与现实要求你掌握的技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你得坚持不懈地继续摸索学习。

最近，有一个小男孩被救护直升机送到我们医院，我们都叫他安迪。他以前一直很健康，但在最近几周，他总是干咳，两天前，他几乎都不能吃饭。他妈妈凭经验认为他可能是感冒了，然而那天晚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突然间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于是被立刻送到社区医院。

在急救室中，医生初步认为他可能是哮喘病发作。但是检查结果出来后，他们发现他的胸腔中间有一大团肿块，十分密集，已将心脏挤到一边，并压迫着两肺间的呼吸道。他的右肺已经完全被压垮了，肿块分泌的液体充满他的右胸，也压迫着他的左侧气管。这种情况下，仅仅是躺下都可能令他窒息，开刀切除肿块是不可能的。化学疗法是当时我们已知可以消除肿块的唯一方法，但需要几天的时间。问题是，如何为孩子争取些时间？他能否撑过今晚都是未知数。

我的第一直觉是，让麻醉科医生先给他做气管插管，但麻醉科医生认为这是在开玩笑。初级儿科专家紧接着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我

们将导管插入小孩的右胸腔，将肿块的积液排出来，也许肿块就会从左肺倾斜向右边，缓解对左肺的压迫。我们通过电话与资深儿科专家商讨。然而，他认为这样做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好比你一旦移动了巨石，如何能确定石头滚动的方向？但大家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也只好同意先动手试试。

我们两个人紧紧抓着安迪，另一个人在他的肋骨之间注入了局部麻醉剂，然后用手术刀在他的胸部开了一个口，再把一根45厘米长的导管放进去。大量鲜血从导管中不断地涌出。那一刻，我害怕我们真的让情况变得更糟了，但结果显示，肿块果然向右边倾斜了，两肺间的呼吸道畅通了。安迪的呼吸立刻变得轻松多了。

我们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才确信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都没想过，如果失败了，要如何补救。之后，当我在图书馆查阅相似的病例报告时，才发现确实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后来，我们讨论这件事时，没有一个人后悔当初那么做，因为安迪得救最重要。

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追求的目标之间，总会存在一段差距，不过正是这段差距，驱使我们更努力地做每一件事。

（余娟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独地面对各种压力，在生理和心理上艰难挣扎、挑战自我、实现目标，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一直觉得在竞技赛场上，人类的许多生存状态和情感被

浓缩到最纯粹的形式，然后爆发式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市川昆电影的成功，就在于捕捉到了这些细节。回到当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在没有观众的赛场上，运动员们的

表现，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欣喜还是痛苦，都会是我们所处时代最纯粹的体现。

（星河摘自《看世界》2021年第16期，王辛琪图）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20世纪20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里，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地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对大红喜字。结婚转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上班去了。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去上班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的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俩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



绝盗

●冯骥才

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房门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

“好啊，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

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吗？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为他出头。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砸！”

跟手一通乱响，最后连玻璃杯子也打屋里扔了出来，这



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屋门大敞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都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可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

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很是

不满，对新郎说道：“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报案。但案

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几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让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平林月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21年第1期，谢驭飞图）

茶味，有活与不活之分。

不活的茶，是人饮亦饮。别人喝茶，自己也喝，有样学样。茶水入喉，人的心思却在茶之外。茶里茶外，俨然两个世界，泾渭分明。这样的茶，如一潭死水，自然激不起波澜，也就白白糟蹋了。

饮茶的可贵之处，在于活味。

热，是一种活味。芸芸世间，人情冷淡，亦是常事，但总有这么一些人，愿意向你敞开心扉。这种时候，茶就是一张请柬，邀请你走进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热茶暖心，摒绝了世态炎凉，茶香也活了起来。

冷，也是一种活味。有时候人们不得不戴着面具做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口不对心的事儿。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来一杯茶，卸下心防，静静品味茶香。这样的时刻，在茶香里邂逅的是内心深处的自我。茶香涤尘，人心冷静，于是也就更明白了前路虽漫漫，初心仍不改。

活味

● 郭华悦



趣，亦是一种活味。人活于世，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瘾，茶瘾便是其一。于茶有瘾，便是在茶味中入了迷。每一片茶叶，都各有其不同的香气。一旦入了迷，茶便不仅仅是茶，也是一种寄托了生活之趣的瘾。这样的瘾，也能让茶鲜活起来。

不活之茶，失之于不变。将心思放在茶外，眼前的茶便失去了形色。任茶香袅袅，茶味缤纷，也不过徒具形色。在无心人的口中，茶不过是一道程序，或是一件工具。而重点，却在茶之外的世界。于是，不同的茶入口，也难逃千茶一味的结果。

茶之活味，在于变。一茶一饮，一叶一香，人于惊喜之间，顿感茶香辗转莫测。茶味便如精灵一般，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处，带来柳暗花明的惊叹。此时的茶，风情万种，于味蕾上经久不散。茶活，人心亦活。

（丁强摘自《广州日报》2021年4月7日）



这些年来，我创作了大量歌词，许多听众问我：“你的词内涵丰富，言之有物，画面感、故事性都很强，是不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每每这时，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他们：“我的歌词创作灵感绝大部分来自一本刊物，它就是《读者》”。

40年前，我刚当兵就被挑选到师部电影队，既当放映员，又当图书管理员。那段时间，我疯狂地读书看报。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本新创办的杂志深深吸引了我，当时它叫《读者文摘》。这本杂志当时可是“抢手货”，官兵们对它情有独钟。我们图书馆最初只订了一份，后来发现需求量太大，不仅图书馆增订了十份，还给机关的每个科室和一些连队的图书室也加订了。

大家一致反映，这本杂志好看，所选文章直抵人心，没有假大空的语言，真情实感，非常人性化，给人以无限的时空遐想，读后能启迪心智。不少文章都成为官兵们茶余饭后的议论话题，有的官兵还反映，《读者文摘》为他们廓清

从《读者》里找歌词创作灵感

了许多思想上的困惑和迷雾。当然，我也是《读者文摘》的受益者，除了这些相同的感受，我的个人创作，特别是歌词创作，从中受益更多。多年来，我一直用一个笔记本，专门摘录《读者》中的经典句子，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反复翻看。在工作中、创作时，我经常引用这些内容，可以说，我是《读者》的忠实读者，也是《读者》的传播者。

有一次，我在《读者》上看到一个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静，忍不住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带着露水的清纯，在那个花开的清晨，编织了美丽的梦，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听着悠扬的歌声，在那个雨后黄昏，看见了多彩的虹，相遇那个注定的人。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你却为他许定了终身，没有来得及转身，已开始了这场缘分。就是因为这个可怜的自尊，你为世俗凋谢了青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只可叹是生死离分！”

我用了李清照《武陵春·春晚》里的这句“风住尘香花已尽”作为歌名。这首词，我交给了一位著名作曲家，他看后忍不住哭了几回，曲子作好后给我发来，我却迟迟不敢制作这首歌，把它永远珍藏了起来。

还有，我在《读者》2018年第18期上读到了一篇小品文，叫《留将一面与梅花》。这篇小品文是解读丰子恺先生的那篇随笔的，读后，我被那种超然脱俗的心境所感动，欣然写下：“庭前花谢花开，屋后翠竹青岩，邀来一轮明月，好友对酌畅怀。雅兴油然而生，闲愁早已不再，诗酒田园画意，却是人间天外。留将一面与梅花，听香读画浮云散，岁月静好心自在，好梦一场春又来。”这首词很快制作成了歌，由著名歌唱家张也老师演唱。

细细数来，这些年我创作的500多首歌曲，其中将近一半的灵感来自《读者》。《读者》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我在它走过40年的今天写下这段文字，以表感恩之心。真诚感谢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人”，他们以工匠精神，编辑了无数美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赵安华



“《读者》光明行动”(97)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近日，由腾讯公益主办，吸引数亿网友、近万家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共同参与的“99公益日”活动落下帷幕。2021年9月7日至9日，“《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组建了“公益战队”，通过送小红花、公益答题等活动实现“破圈”传播，帮助贫困弱视患儿。志愿者共计在北京的10个社区及商场开展了27场公益活动，通过义卖、科普活动和公益答题、投放广告等方式呼吁社会关注弱视儿童，倡导健康护眼理念。

60多岁的李玉保大爷是

“《读者》光明行动”的一名志愿者。“99公益日”期间，他每天早晨都要赶两个多小时路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忙碌一天，回到家往往已是深夜。这次活动，他为视障儿童筹集到721元善款，可购置3副弱视治疗眼镜。

“99公益日”期间，项目组收到了来自河南省永城市的读者刘女士的500元善款。我们了解之后得知，这份爱心背后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亲情。刘女士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烈士遗孤，靠国家的补助金长大，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为了养

育5个孩子，父亲四处打零工，结果积劳成疾，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得了不治之症。被病魔折磨5年后，父亲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两个心愿：一是希望有一天，后人能够在朝鲜找到自己父亲的遗骸并带回家，与自己葬在一起；二是希望自己故去后，将眼角膜捐赠给有需要的人。然而，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没能完成捐赠。在知道“《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刘女士想起了父亲的遗愿，她怀着深深的思念，捐助了500元，希望替父亲救助那些眼睛患病的孩子。

“99公益日”期间，“《读者》光明行动”收到多位读者的爱心捐赠，并有26位志愿者参与项目线下活动，身体力行，宣传公益、传播健康护眼理念。感恩所有的爱心！

“《读者》光明行动”愿与您继续携手，为更多贫困弱视儿童带去光明和希望！

微信扫码，帮助更多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读者杂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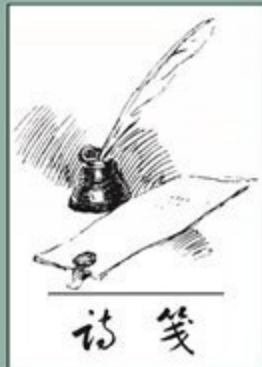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印度】Bijay Biswal 水彩画



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一些人离家越来越近
一些人离家越来越远
窗外一闪而过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
这些早起的人 苦命的人
晨风掀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掀动他们庸常的生活

我喜欢这样的景象
从小小的隔着晨曦的窗口
看见微小的命运
没有什么能让生活停下来
那些低低的诉说 包含的巨大秘密
随风撒向高高的天空

我愿意一生看见这些：
白杨树把村庄分开
木栅栏上晾着花衫和头巾
方言连接着葺蓓
土地贫寒 辽远 宽容
没有迫迁和失所
而我独自承受奔波和孤独
没有一日安宁
像一列火车
在缭乱的事里
匆忙而过

（小猴子摘自太白文艺出版社《炸裂志》一书）

●陈年喜

LY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